

出 版 说 明

这本书是摘译日本政治理论杂志《世界》1987年第4期到同年第8期刊载的《韩国通讯》编成的。

本书着重介绍南朝鲜各阶层人民为反对全斗焕匪帮的拷问政治、暴力政治和“民正党”的长期“掌权”阴谋，为实现社会的民主化和国家的统一，进行忘我斗争的消息。

1988年6月

目 录

拷问政治、追悼政治	3
对拷问杀人的抗议	3
2月7日，国民追悼日	9
集中营群岛的故事	17
惨绝人寰的暴力	17
金容权的横死	22
金大中和金泳三	30
末期临头的症状	38
教会的削发绝食斗争	38
知识分子的斗争和贫民的抵抗	44
统一民主党的难产	50
怨恨的暴发，革命前夕	62
新闻记者的时局声明及《话》事件	62
伪装朴钟哲拷问致死事件犯人的阴谋	66

汉城教育大学事件和李韩烈失神.....	71
争取民主宪法国民运动本部成立.....	75
6月10日的较量	81

拷问政治、追悼政治

1987年2月15日讯

对拷问杀人的抗议

1987年1月14日上午11点20分许，汉城大学学生朴钟哲在汉城市龙山区南营洞治安本部对共搜查二团被拷打致死。然而，谁也没有料到，这一事件会使国家的局势带来剧变。暴力，终究是要自食其果的。若是除非暴力，再也没有办法统治这个国家的国民，那么，就该说能够延续这一政权的道路大都被堵塞。

据新民党调查，被机关员带走后下落不明的学生数已达50多人。其中，他们已发表为自杀者的也不少。另外，还有机关员有意杀害的，也有遭拷问致死后葬身于海的。

检察方面迄今还在主张，朴钟哲的死因不是非刑拷问。他们说，他在早晨8时40分被带到对共搜查二团，当天上午11时20分就死了，从时间上来看，没有可以施加严刑拷问致死的余地。但是，朴钟哲的寓所主人却决然否定了他们说的带走的时间。原来前一天晚上，朴钟哲没回寓所。看来，朴钟哲可能是在前一天晚上在别处被带走，彻夜惨遭

拷问的。于是，检察方面更正带走时间说，朴钟哲在那天早晨6点30分在某处被拘，7点10分被带到对共搜查二团即对共分室。他们还主张说，朴钟哲并非遭拷问而死，是把他的头往浴盆里摁下去的时候，他的脖子卡在盆沿上“颈部受压窒息而死”。照他们的说法，这不是施加拷问杀人，而是“过激的工作欲望”招致的过失。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大学附属医院医生吴演相公开对报社记者们声称：朴钟哲的身上有遭水刑的痕迹，他全身尤其颈部和胸部有多处伤痕。

然而，警察当局却隐瞒验尸结果，即刻火化了事。说出实话的吴演相医生却受到治安本部特查队长达9小时的审讯，竟有9天下落不明。据报纸报道，有人提醒他作了那种证言今后会于你不利，他就明白地回答说，我作为一个医生做了“良心的证言”，对此我一点也不后悔。朴钟哲死后，为什么能得到有良心有勇气的医生的证言呢？老实说，由于医生保持沉默，迄今有很多悲剧性事件被湮灭。

1月16日，《中央日报》(晚报)第一版上以头条新闻报道了这一拷问致死事件。于是治安本部长就对报社施加了压力。结果，在第二次报道时，这一事件就变成区区小事，登在社会栏里。据街谈巷议，报社社会部长受贿1000万圆。他想用这笔钱设一席酒宴，请社会部的记者，可是年轻的记者断然拒绝，说谁去吃拿那种肮脏的钱设的酒席。

这样，《中央日报》开始要沉默的时候，《东亚日报》(晚报)在当天的第三版上以头条新闻报道了这个拷打致死事

件。看来他们认为，既然《中央日报》已开了头，再没有什么可顾忌的。

于是，各家报纸争先登起拷打致死事件，全国为之一时骚然。2月5日，全斗焕集团终于给《东亚日报》下最后通牒说，若再不慎重考虑报道问题，将拆除违反城市开发法的报社办公楼，还要派纳税检查团查究缴税情况。结果，《东亚日报》的论调也开始减色。

吴演相医生、朴经镐(寓所主人)和报社就这个事件发挥的勇气，是应该大书特书的。他们挺身而出做这种证言，这说明历史已到达了它应到达的境地。正因为如此，各家报纸刚报道这个事件，举国沸腾起来，各家报纸又为国民的呼声和激励所鼓舞，一直大加报道。

这样，国民的愤怒爆发后，全斗焕集团措手不及，一筹莫展。他们妄图演出“打火的戏”，疯狂挣扎。他们每天捏造出一件“消火用新闻”加以报道，企图把国民的耳目从拷打杀人事件转到别处去。

朴钟哲被杀事件，随着岁月流逝，好似过去的历史，在人们记忆中慢慢消失。报纸对这件事的报道也日见稀疏。报纸象是要还原为往日的御用报纸。从思想上觉醒的民众，可能在暴力面前加倍慎重，但他们是决不会打退堂鼓的。在汉城大学学生们举行的追悼会上，有一个女学生朗诵了如下的追悼诗。

我们决不会任人把你夺去，

今日我们饮泪握紧愤怒的拳头。
在这冰冷的天，
大河冰封，暴风雪在呼啸，
没有一寸葬身之地，
而你却死去了。
你是我们的弟兄，
你不该死，而该活在我们的身边，
我们在你的灵前，咬紧牙关。
是谁把你夺去了！
是谁把你杀死了！
如今泪水已干枯，
我们大家知道，
你不能做被践踏的人，
你该活到最后，声嘶力竭地高呼解放，
斩断这块土地上的锁链，冲锋陷阵，
你决不会做被束缚者。

那些一时吞没你生命的家伙，
如今还在令人作呕地营生。

钟哲：
你今天依旧活着，
活在这块土地上，是活在这个半岛上。
你生前想见而没得见、想得而没得到的东西，

人类的自由和解放，
你死后也定会渴望，
我们念你的心愿，
强忍悲愤欲裂的心发誓。

虚假笼罩这块土地，
但你的死决不能被虚假掩盖，
这块土地必将控诉，
紧紧接着已离去的你发誓，
怀着今日的愤怒，今日的憎恨发誓，
把这一国土上的剥削，
无止境的压迫，
使人透不过气的矛盾，
和它们的一切残余，
将统统一扫而光，
连一点痕迹也不留。

钟哲：

不可任人夺走的我们的同志，
大家翘首以待的那一天，
我们大家载歌载舞庆贺解放的那一天，
从贫瘠的土地、枯萎的茎干萌生的新芽，
在只有泪水的这一国，愿你开成一朵花。
你在无尽平野

在北满
在无等山生于世，
我们听到你的声音的那一天，
就在那一天，
我们将把热泪献给你。

仓猝准备的葬礼很简朴，火化的一撮骨灰，撒在江水上随流而去了。他的呐喊，正是曾在1980年望着无等山展开斗争的光州市民的呼声。

1月20日下午，在汉城大学举行的追悼会上发生过这样的事。妄图阻挠追悼会的教职员同与会者对垒，弄碎了放在会场上的花盆。虽是寒假期，可有1500多名学生前来参加。朗诵诗的人，哭泣着，断断续续地读下去。“钟哲！”“钟哲！”同学们带哭的喊声，使会场充满了抽泣声。接着响起了悲哀的送葬歌《花丧舆》。

愿你坐花丧舆去永眠，
你在世间饱尝辛酸苦难，
如今穿过炎阳照射的柳树林而去，
愿你坐花丧舆去永眠，
举起藏在怀里的宝刀，斩断悲哀，
啊，啊，泪不住地浇着大地，
愿你坐花丧舆去永眠，
愿你坐花丧舆去永眠。

这是送走年轻朋友的哀歌。他为坚守在年轻人胸中萌生的良心同暴力展开斗争，不幸倒下去，再也不能开口了。这一愤恨，这一悲哀，今春必将爆发。目前，报纸又沉默了。但是，历史的暴风骤雨卷土重来时，任你是谁，也躲不过这一旋涡。

2月7日，国民追悼日

在全国各地，反对拷问的呼声，风起云涌。不顾武装警察的暴压，示威游行仍在继续，追悼会和追悼礼拜也在继续进行。因为朴钟哲一家信佛教，寺庙也举行了佛事。

大韩律师协会设立旨在铲除拷问的泛国民运动本部，首先出版了拷问受害证言集。

民主化运动青年联合印发了题为《南营洞治安本部屠杀人的现场记录》的小册子。这部小册子详细地记述了包括民主化运动青年联合前议长金槿泰遭受的电刑等一切拷问内容。金槿泰如今在牢里，对他自己遭受的拷问，以请愿书的形式做了确切的证言。这里只援引他对电刑的记录。

“电刑，它使人的血管倒转，神经冷缩，全身关节被割断一样，头脑发胀，痛疼难忍，恐惧袭身，感到死神的魔影在步步逼近。浑身战栗不已，……我不住地发出惨叫声。电从脚跟通到头顶时，就不由自主地喊出了声。一通电，好象全身散架，四肢解体。剩下的，只有惨叫声。全身的血

管青胀，声音嘶哑，喊叫声很象被宰的猪的最后的呼吸。实在不堪忍受，你一喊叫，他们就怪你出声喊叫，增加电流；你若咬紧牙关，他们就拉长通电时间，逼你伸出舌头；你要强忍呻吟，他们就怪你不出声又增加电流。他们的目的是，使你陷进全面的精神错乱状态。我不时陷入幻觉的恐惧和狂乱的旋涡里，好象有一个疯女人，披头散发，跳进瞳眸里来。这不同于使人感到悲哀或痛苦一样的东西，而是一种残忍的破坏。”

新民党发表说，朴钟哲曾受过水刑、暴行和电刑。他们施加这种拷问的目的，是让他招出他的朋友、汉城大学前辈的行踪。通过揭露和谴责这些事实的斗争，曾濒于崩溃状态的新民党开始有了起色。曾有风闻说，该党出身议员之过半数已被全斗焕集团收买拉拢，而到目前看来勉强恢复均势。新民党提出的关于要在国会内设人权调查特别委员会的建议，当然不会被全斗焕集团所接受。

但是，全斗焕集团一旦遭到全体国民的抗议，就急忙声称说：国务总理下面将设人权特别委员会；更新警察业务，没有拘票不逮人；如发生施加拷问的事，监督者同受处罚，等等。更令人喷饭的是，他们说将给警察署新设拷问申报中心，受理侵犯人权事宜，并且更换了内务部长官和治安本部长。新上任的内务部长官是，在1980年发生光州事件当时指挥空降部队屠杀光州市民的郑镐溶。此人在光州事件后做了陆军参谋长直至1985年12月。另外，迄今专于拷问坑害人的汉城市警察局长李永昶晋升为治安本部



青年学生们冲破防暴警察的野蛮暴力镇压，展开反法西斯争民主的斗争。

长了。

迄今，一直指挥拷问的家伙们私语道，只要报纸保持沉默就没有问题，便一手准备另一种新的拷问，还为镇压追悼会，打出无数的催泪弹，挥舞棍棒，另一方面则说今后对人不再用暴力和拷问。慑于国民对拷问的抗议，他们迫不得已逮捕施加拷问弄死人者，押送时，还叫20多名警察着用同样的衣服载在两辆汽车带去的。

全国到处暴力横行。借收容流浪儿童之名，把大批少年拐去，强迫他们做苦工的釜山“兄弟福祉院”和它的精神疗养院事件，闹成了大问题。这个事件是由从那里逃出来的儿童们揭露的。在那里，仅在去年一年，就死了95名，而且有相当多的尸体“灭迹”。据说，他们把尸体卖给医院

做解剖试验。新民党的国会议员通过请愿书得悉在大田也有类似事件，便想前去该院进行调查，但他们一到，就有该院院长和暴力职员向他们施加暴力，阻挠他们走进院里。据说，警察在旁，作壁上观。对这件事，汉城的民正党议员们却讥讽说，政府自有办法妥善处理，可是在野党议员多管闲事，才闹出了不愉快的事。同权力勾结的暴力，在全国横行霸道。如今，它也已到头了。

军部势力不退出去，就无法改善现况，这便是国民的信念。当权派打着“反共”和“维护和发展自由民主主义”的旗号，肆行那种腐败的蹂躏人权的勾当。于是，金寿焕红衣主教说，情况既然如此，难怪年轻人反问自由民主主义体制是那么坏的，无可救药的“反民众的、反历史的制度”吗？

“为了止住扣打被推到悬崖上的我们的良心和自尊心的那个钟声，为了保护不知何时又要象朴钟哲那样被人杀害的我们兄弟姐妹的生命，今天我们应该从没有责任感的、无动于衷的状态中省悟，奋然站起来。”这是韩国神学大学教授们以《我们对朴钟哲拷问致死事件的见解》为题发表的声明的一段。这就是国民的呼声。在这种情况下，保守的耶稣教长老会也以总会长的名义于1月21日发表声明，全面否定了全斗焕集团的权力。这可以说是一场重大的变化。这里只援引其中的一段。

“第五共和国从它迈出第一步起，就使无辜的光州人民流血。因此，他们一直受到国内外的批判。由于现政权缺

乏道德性、正统性和统治能力，它只好靠军队和警察的物理力量来维持‘政权’。结果，未能博得国民的信赖，也未能打好基础。目前挂出‘内阁负责制修宪’的骗人招牌，妄图长期执政。这无疑是对民意的倒行逆施，对神的创造秩序和历史支配的叛逆。只要无可言状的人权镇压和残酷的拷问招致杀人的那种非人道的野蛮暴行存在，现‘政权’提出的关于民主化的口号，只不过纯系装饰门面的骗人把戏，难免受到世界舆论的非难。

“那将大大毁坏我们民族的自尊心。若坦率地说出我们的心情，我们认为再不能信赖现‘政权’，更难于把它看成为国民做事的民主‘政府’，因而，我们真诚地劝告现政权统治者，就是现在也好，应悔悟自己，在神和民族面前悔过自新。”

尽管声明的口气谨慎小心，但他们究竟还是采取了全面否认全斗焕集团之权力的立场。这种意识，在站在民主化运动前列的人们中间越来越强烈。举例说，民众妇女运动协议会发表的声明语气越发激烈，如：“榨取民众的膏血延命的政权”、“杀人拷问政权”、“完成民众革命，打倒杀人政权，召开制宪议会”、“打倒杀人魔鬼全斗焕”，等等。“当权派”对此捏造说，它是“仿效布尔什维克革命榜样的、已订好革命计划，企图发动武装暴动，推翻政府，建立临时革命政府，召开制宪议会，建立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组织”。2月3日，检察公安一部声称，由于有人“企图组织制宪议会”，“已逮捕24人，并通令搜查逮捕28人。”拷问，就

是为捏造这种事件所需要的。

因为他们妄图用暴力“延命”，修宪政治也就销声匿迹，必然要搞拷问政治。于是，为追悼牺牲者而发动群众展开斗争的追悼政治必然出现。朴钟哲之死引起的追悼会和示威游行发展到顶点。2月7日举行的故朴钟哲国民追悼会，就是这一斗争的顶峰。

这次集会汇总了反抗战线全部力量的一次集会。金大中、金泳三、李敏雨新民党总裁、金寿焕红衣主教等人也都来汇合了。筹备委员会向全体国民呼吁：

“全体国民请前去参加在全国各地举行的追悼会。

“拿一朵鲜花去参加追悼会吧。

“有故不能参加的人，请就地佩带黑色或白色丧章，下午两点正致哀一分钟。

“2月7日下午两点正，所有汽车鸣笛一分钟致哀，教会和寺庙要打钟。

“2月7日下午两点请到明洞圣堂集合！（汉城支部）”

全斗焕集团则宣布这是“非法集会”、“不稳集会”，将用暴力制止人们去参加追悼会；如有人佩带丧章就加以逮捕；事前查禁汽车鸣笛和教会、寺庙打钟。全斗焕集团决定，首先制止汉城的明洞圣堂、釜山的大觉寺、光州的基督教青年会、大邱的基督教青年会举行的追悼会。他们动员10多万警察兵力，重重包围集会地点，加以完全封锁。反体制的领导人全部被软禁在自家。

他们还向出租汽车公司施加压力，自2月7日下午1点到



由于全斗焕“政权”的镇压，不能进入朴钟哲追悼会会场的群众，在大路上举行了路祭式的追悼会。

3点禁止营业。还缩短了各家公司的的工作时间一至两小时。但是，是日下午两点正，私人汽车和公共汽车同时鸣笛致哀。

学生们举行了示威游行，催泪弹在到处炸裂了。人们不能走近明洞圣堂了，于是就在大街上唱着斗争之歌和赞美歌举行了追悼会。沿途的市民，热烈鼓掌欢迎示威游行队伍。参加示威的学生遭催泪弹攻击受苦，市民就分给他们口罩。在明洞圣堂，有前一天晚上就藏在里面的在野人士和宗教徒约1000名参加了追悼会。

从当天12点许到下午8点左右，汉城市的各条街巷沸沸腾腾，很象展开巷战的城市。

警察当局发表“2·7作战”的战果说，在全国8个城市已带走799人，其中40人将加以拘留。

但是，国民追悼会决定，从2月9日至3月3日为争取废除拷问实现民主进行祷告的期间。3月3日正值朴钟哲七七祭日。到了3月，全国各大学将开始新学期。3月1日是1919年三·一独立运动纪念日。4月19日是1960年四·一九革命纪念日，同时又是复活节。到了5月，5月16日和17日是军事政变日，到下旬将迎接1980年光州抗争日和对市民的大屠杀日。这么看来，斗争必将大大加强。

如果，以朴钟哲的牺牲为起点实现了民主化，那么，将在汉城大学区内建立又一尊纪念像。

胜利的那一天，在为纪念1960年四·一九当时牺牲的学生的群像雕塑旁边，必将另建一尊悼念比那时多几十倍的牺牲者的纪念塑像。这样，不论是今天还是明天，韩国的各大学必将一直成为实现民主化而斗争的摇篮。

集中营群岛的故事

1987年3月18日讯

惨绝人寰的暴力

对汉城大学朴钟哲学生拷问致死事件的抗议的呼声，报纸上已经销声匿迹。追悼朴钟哲学生的集会也都被武装警察的暴力压下去。

2月22日，新教教会组织了要求禁止拷问的追悼会。警察把参加这个集会的人们装载到兰芝岛的垃圾堆积场或不通公共汽车的地方象扔货物似地丢在那里了。未参加这个集会的朴钟哲的姐姐朴银淑给教会方面寄去了如下的信：

“我向今天参加我们钟哲的追悼仪式的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敬请各位体谅我不能去参加独一个可爱的弟弟的追悼会的悲痛心情。

“诸位！钟哲本来很健康，由于遭受了难以想象的酷刑，只几个小时就丧了命。他是被那些口喊‘民主主义国家’、‘正义社会’的人们弄死的。这样残杀这个国家的人材、将肩负这个国家前进的人材能行吗？现在，他们在反省吗？后悔吗？哪里的话！他们决不会的。

“各位！请参加斗争。我们钟哲不怕死，毫不屈服地进行了斗争。我也要斗争。要为这国土的真正的民主化而奋斗。我祷告，愿大家得到神的保佑和保护。”

在野党新民党为了禁止拷问提出了设立国会特别调查委员会，但全斗焕集团拒绝了。当朴钟哲的七七祭，新民党和在野民主力量共同计划3月3日在汉城等全国重要城市进行“铲除拷问，民主化国民和平大行进”。他们是要戴着标上十字的口罩进行沉默示威的。全斗焕出动6万警察阻止示威游行，只有10个人聚集的地方就发射了催泪弹。这天有439名参加示威的人被逮走了。佛教对死者每隔七天祭一次，直到49天，七七为最后一次祭日。

新民党调查团最终地发表了朴钟哲因受“电刑的冲击”致死的真相。然而，文化公报部对各报社下达指令：“要出一段报道，说他是因心脏麻痹和休克而死亡的”。全斗焕集团声称要采取果断的措施防止拷问。无庸赘言，这不过是为了掩盖他们的不正当行为和暴行的空话而已。从那之后，拷问在变本加厉。

用拷问来“捏造容共”的事实不断引起抗议。工人解放思想研究会事件、企图成立反帝同盟党事件、制宪议会小集团事件和民众美学研究事件等都是用拷问加上名称，并捏造成为容共事件的。2月24日各家报纸在第一版上用大字标题《谋划亲北反美共产革命》，《促进民族解放工人党的建立》，登出报道。

据说，由于这一事件，扣留13人，起诉3人，指名搜

查24人。大加报道说，他们要根据“对南赤化革命路线”掀起暴动，如果失败就逃往北方，可是被起诉者只有3人，人员嫌少了些。指名搜查24名也是虚假的数字。因为有数百名年轻人躲在地下，举出那么几个人并不费难。这些都是迎接新学期，为了镇压学生的民主化运动而用拷问捏造的事件。

由于《话》事件被捕的3个人遭到非刑拷问的事实，由探狱的家属也给揭露了。据说因“报道方针暴露”事件又有两名从前的记者被逮去。有关“话的消息”说：要求无条件释放他们的活动，不仅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言论界，而且在美国国会也出现了苗头。



傀儡警察肆无忌惮地逮捕投身于反法西斯争民主的斗争的南朝鲜人民和青年学生。

另外,对在教育民主化宣言上签名的610多名中高等学校教员的镇压也扩大到全国范围。他们继续干出撵出学校、流放、逼人撤销签名等行为。结果,教员们开展绝食静坐斗争,高等学校学生们为了阻止教员被流放奋起开展静坐斗争。报社里不断送来呼吁“请遣返老师”的文章。他们写道,我们为摸不准前进道路而彷徨,却没有可以交换意见的导师。就在这样的時候,为什么要把带给我们真正勇气的老师夺去呢?“我们对思想,对反美,对充满矛盾的经济和体制都不大懂,只是希望在学校的小天地里学习真实的东西。”“千万不要放逐好老师。”他们是这样流着泪呼吁的。

今天的情况,就是连这样小小的心愿都不能如愿以偿。地方大学的教授也为在时局宣言上签字,而被放逐,遭受镇压。直到民主化取得胜利的那天,镇压和暴行会不断强化的。这是因为作最后挣扎的全斗焕“政权”,如不加强暴力就连一天也维持不了。因此,开始流行了“集中营群岛”这个词。

分布在全国的36所流浪民集中营那令人不寒而栗的实况,被几个逃脱者控告大白于世,从此这个词广泛流行。这个问题是1月中旬从釜山“兄弟福祉院”引起的。在大田的“圣地院”发生了被派去调查的新民党议员们在警察在场的情况下遭到暴行的事件。当局站在庇护所谓“福祉院”的立场上。被称为“福祉院”的36所集中营里,现在有12600多名所谓流浪民被强行收容。新民党调查团的报告写道:“那里有和军队一样的组织形式,有连和排等,企图逃跑的人被

打死了，就和病死的一样处理。尸体随便埋在山野上，或者卖给作医学实验的。”报告还写道：

“我在仁川地区的一个高等学校供职，另一方面搞了养鸡业。1983年4月，为作生意，去了大田。6日夜10时许，我在大田车站候车室里打盹时，被‘圣地院’职员劫去了。我被关在那里一年半，饱尝苦头，最后好不容易才逃出来，回到了家。但是学校已把我作为失踪者免职了，家也破产了。不知我受的这一损失该由何人来赔偿。”

他流着泪，用假名具体地写了集中营的情况。那哪里是“福祉院，简直是奴隶集中营。那里的院长是忠实于全斗焕集团的退役军人或者是退職警察，他们与腐败的权力相勾结横行霸道。他们把人强行收容，在森严的监视下驱使他们做繁重劳动，很多人都快给折磨死了。据说尸体可以卖给大学医学系作解剖用，一具尸体卖350万到500万圆。这就是全斗焕集团宣扬为“先进祖国”，“正义社会”的这个国家的现实，正如新民党的报告书指出，是“韩国版集中营群岛”。

1980年在光州屠杀了大批市民的恶魔们在全国横行霸道。这种事态的起因在于1945年祖国的解放和分裂以后，历代统治集团所采取的暴力政治。它的根子是敌视、憎恨、放逐和屠杀本民族，才能维持下去的不正常的“政权”的性质。如果没有这样深刻的自我反省，就无法开拓国家的民主化。

要想记录南朝鲜的这些残酷而悲惨的事件是不胜枚举的。2月20日，美军部队内的一个国军士兵被杀害的事实

又暴露出来了。

金容权的横死

2月25日，韩国基督教教会协议会拷问及暴力对策委员会发表声明，公开了家属的申告，说学籍在汉城大学经营学系的卡秋撒(美军部队内的国军士兵)金容权，“1986年8月许在保安队受审讯，身受肉体与精神上的痛苦，今年2月20日令人可疑地身亡。”这是继朴钟哲的拷问致死后的又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件。声明警告说：

“驻韩美军司令部要对金容权的死亡原因给予真挚而诚实的回答。如果为考虑政治上的问题想隐蔽事实，或者捏造不能使家属和国民信服的假话，那么就会在韩国国民和美国政府之间造成不可挽回的危机。”

这份声明是以金容权的母亲朴命先2月24日提出的申告为根据发表的。针对这一事件，2月27日国军保安司令部有关军官把所谓《卡秋撒金容权的自杀经过分析》一份较厚的文件送到了韩国基督教教会协议会。

还断言说，除了军部判定之外的说法，都是流言飞语。这天，死者的父母向美第八军司令要求，由家属和人权团体认可的医生监场进行验尸，同时对金容权的自杀表示了疑问。还要求对8月3日在汉城北方的抱川保安队拷问金容权的秋风焯进行调查。

又激起了杀人“政权”，这样的呼声。军事“政权”杀害参加民主化运动的年轻人，把尸体扔进海里，然后声称，本人在脖子上拴上大石头投海寻死，有时，他们把尸体埋掉却说是自杀去了。对这种军事“政权”再次给打上杀人“政权”的烙印是理所当然的事。金容权被监禁的内务班的两层床的上床掌的高度只有1.5米。在这里怎么能上吊呢？那条绳子要用来上吊嫌太粗了，加上打着死结，不能再勒紧。若是他真想自杀，可以服烈性安眠药。18日，他从美军医院领来了那种药，领了15片，剩下了13片。也没有发现他的遗书。

原来准备在3月3日当朴钟哲拷问致死七七祭的时候，进行“铲除拷问，民主化国民和平大行进”时，同时为金容权之死开展斗争。然而，这一斗争被6万多个武装警察阻止了。

韩国基督教教会协议会拷问及暴力对策委员会的金相根牧师于2月28日、金东完牧师于3月3日被逮走，分别被判拘留7天。就金容权之死亡发表的声明成了散布流言飞语罪。

看来，全斗焕首先为了不使这一事件象朴钟哲拷问致死事件那样扩大起来，企图先将有关人员逮捕起来阻止行动，再约束新闻报道活动。于是2月28日，报纸勉强作了一则假报道：“死亡的卡秋撒判明为自杀”。这一报道里，对去年8月金容权在保安队受拷问鼓膜被打破一事只字没有提，只援引了当权者的谈话说，金容权发生过神经功能

障碍，一时因精神分裂症而住院。在这种情况下，死者的母亲朴命先3月5日参加韩国基督教教会协议会星期四祷告会作了这样的证言。

“容权是1964年生的，1983年考入汉城大学经营学系。家境困难，他父亲患脑溢血后遗症卧病不起。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1985年参军被分配到卡秋撒部队。他干工兵作业感到吃力，但是我鼓励他说，你不去作，就要有别人去作，要当作锻炼一定要坚持下去。

“1986年8月3日，在抱川保安队服务的远方亲家秋凤焯把他叫了去。因为那人在权力的中枢——陆军保安司令部，容权认为或许会给他安排一个安适的位置。过了几天在他入伍的议政府印第安部队附近我同容权见了面。他说秋凤焯是个被势利迷了心窍的，并表示愤慨。但他对被叫去做了什么，却不想仔细告诉我。

“几天后，他在周末休假回到家的时候，说他在美军121后方医院耳朵动了手术。说是因为喝酒吵架鼓膜被打破了，于是我责备他，你父亲因酒和赌博倒了霉的，怎么你也要喝酒闹事找麻烦，要是那样就再不要回家来啦，我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他本是不管我说什么，都顺着我，先认错的，可是这一天，容权异乎寻常地顶撞我说，这么把我撵出去，过两三天一定会后悔的，说罢哐的一声关上门就走了。不知为什么，我为这件事总是牵肠挂肚的。

“然而，儿子在下一个周末休假也还回家来了。他说又动了手术。因为耳朵里郁血凝固了，要把它弄下来使鼓膜

再生，就须要3个月时间。军医说，动手术后鼓膜会按原来一样恢复起来。不久在他祖母去世的时候，他请了假来到大邱。这个时候，他对堂姐说明鼓膜打破的原因，从那以后心神不安定，睡不好觉。原来8月3日他去抱川保安队见秋上士时，听了些令人作呕的话。秋上士哄他说，你家穷，只要肯帮忙，就可以供你弟弟的学费，也可以帮助家庭生活，也可以就在今天立刻让你脱掉军装换上便服。

“容权默然无言地听着，等秋上士讲完，就说事已经办完，我要回去了，便朝兵营门口走去。这么一来，秋上士向哨兵大声叫喊：‘抓住那小子！’在3名上级面前，秋上士和几个男子对容权施加了种种暴行。最后他昏过去了。他在昏迷中勉强振作精神，想到为了母亲也得活着，不能死。

“据说容权几次嘱咐他堂姐绝对不能把这事告诉母亲，饱尝困苦的母亲知道了这件事，受了刺激会闹出不堪设想的事。但是，堂姐把这件事详细地告诉了她的母亲。

“因为家境贫困，容权不得不带着大学学籍去充军。在校时，他有一次因为参加了示威斗争受了10天拘留刑。后来，我问他，为什么在保安队见秋上士的时候，没有明确地对他说不能干那种事情呢？他反问我，‘妈，你可知道那是个什么地方吗？’据说他遭受暴行7个小时，夜里11点才回卡秋撤部队。容权以为也许是我央求秋上士，把容权调到安适的地方，照顾家庭生活的，所以心里有些恼我。可是，那种事是从未有过的，秋上士要见容权的事是他的妻子告诉我的，我只是作了转达，容权清楚了这件事才放了心。

“然而，容权被胁迫、不安和恐惧心理俘虏，食欲不振，睡不成眠。

“儿子住进了美军后方医院精神科病房。我每天去一次给他带些紫菜饭之类食品吃。过了10天以后转到国军的首都综合医院，秋上士已经在那里等着了。

“容权问他‘你怎么来啦’，他大声吼道：‘就是为了你。’容权当时很想大声喊‘我就是因为你，才弄成这个样子的，’但忍住了。两周以后，容权又转到大邱综合医院去了。我找到宪兵队的一个熟人去说情，好不容易才去探病，但那里的人说，住院超过一个月以后才能见面，还不到期就来探病，对别的住院病人有影响，说着就把我推出门外了。

“儿子说他得快些回到部队去，于是在1月9日回部队了。那是因为同僚们会认为他在医院里玩够了才回来，并对他不高兴。其实医院也是个纪律很严不是令人愉快的地方……不久后协作精神军事演习开始了。他胃口不开，心神不安，睡不成眠，经常处于兴奋状态。到了2月，美军医院的美籍韩国人具中校给他治了病。

“2月18日10点左右，人事科打来了电话：‘容权不在家吗？’‘怎么，他不见了？’‘医院里面都找过吗？’‘找遍了。’‘医院里的名册，看过没有？’‘看过了，可没有签字。’打过电话后，下午1点我到印第安部队去了。我问‘是不是又被保安队叫去了？’我心里猜想儿子也许会为那回的事吃了大量的药陷入昏迷状态。但是后来听人说容权上吊死了，最先发现他吊死的就是那个人事科的人。

“容权是有抱负的孩子，他认为，自己对我们这个家负有责任。说是上吊的绳子拴在上边的床掌上，这不禁使人感到疑惑。床掌只有1.2米高，脚跟会沾地。当局说，他是跪着上吊的，这太不合情理了。后来，搜查官把床掌的高度改成1.5米，汉城新闻则报道说2.6米。这不正是流言飞语吗？”

“人事科的人说他最先发现的，但后来说7时30分美国人发现的，推翻了从前说的话。美军和国军相互勾结起来。同第一个发现的美国人是无法见面的。”

“我们家失掉了大梁。美军部队不想认真地进行调查，只想匆忙举行葬礼。我同美军部队的参谋见了面。虽然是可悲的事，因为没有翻译交谈很不充分，但总算通过懂得韩国语的美军士兵进行了面谈。然而，参谋对这件事根本不知道，也不想了解。他们现在说含糊其辞的话：有90%的可能自杀，被杀的可能有10%。他们说，如遗属不领走尸体，就要移交给国军部队。据说韩国军不考虑遗属的意见，进行火葬后把骨灰交给家属。”

“我正在寻找秋上士的行迹。到抱川保安队去找，回答是没有那个人。许多的搜查官员包围了我们家。如果说他们说的都是实话，那么他们怕什么呢？今天是假装到菜铺去，穿着旧衣服赶到这儿来的。”

朴命先流着泪这样说。与美国大使馆有关的人说她太兴奋了，说话有些语无伦次，其实她的话是很有逻辑的。要问她的散布流言飞语罪，那才是毫无道理的。有权者所说

的事实正是流言飞语，民众相互传递的流言飞语是实有其事的，这是民众公认的事实。当权者不正是散布流言飞语的罪魁祸首，可是，从长官到其他的人都不曾问过罪。难道，当权派说的话，都是真实，而反对当权派的人说的话都是流言飞语吗？对于这一事件，我的当记者的朋友说道：

“逮捕教会的有关人员，可能是为了不再受要弄清事件真相的压力而采取的措施。这是一种对朴钟哲拷问致死的谴责的挑战。这好象他们在扬言拷问致死也罢，杀了人也罢，这样处理就可了事。这就是说，凡是不接受中央情报部的命令或有可能揭露事实的人都要杀头。同时，他们在注视教会等人权团体的动态。要开展斗争，向美军追究事件真相。这类话，现在还没有人讲出来，但终究……”

“韩国版集中营群岛”这样的局面何时才能完结呢？直到全斗焕集团灭亡的日子这种局面会越发恶化。被监禁的政治犯达3万多名。政治犯正在急剧增加。美军对金容权事件尽量保持沉默。他们首先为不激起反美情绪加小心。作为其对策之一，最近美国大使馆直接把《时事评论》分发给各大学。他们一心希望学生不进行积极的活动，美军方面尽量不讲刺激他们的话，只是在注视事态发展的趋势。

3月9日12时许，在美军部队举行了金容权的葬礼。举行葬礼的场所挤满了美军士兵和穿便衣的国军。金容权的母亲顽强地坚持，如果没有民权委员会有关者参加就不能举行葬礼，于是美军方面不顾国军部队的反对，让朴炯圭牧师、文东焕教授和朴容淑女士参加了。

金容权的母亲朴命先今后也将进行坚决的斗争。她向美军司令提出请愿书严词诘问。另外，政治犯的母亲们在法庭上也在顽强地斗争。2月25日审理性拷问受害者权仁淑的上诉的法庭上有个学生政治犯的母亲提出了强硬的抗议。结果她被扣上“冒渎法庭，阻挠执行公务”的罪名被捕了。她是现正在江原道江陵教导所服两年徒刑的汉城大学国语教育科三年级学生李基政的母亲李重周。她对企图掩饰性拷问的事实的检察官，大声喊道“检察官也是一路货”摘下法警的帽子抛向检察官和庭长面前了。还往要抓她的法警的脸上唾了唾沫，咬了他的手背。据说她被监禁以后也进行绝食斗争，不住地喊：“独裁政权滚下台！”“释放我的儿女！”这是南朝鲜妇女的怨恨的爆发。南朝鲜俗话说：“女人喊怨六月下霜”。在那强烈的反抗面前，全斗焕集团也不能不感到胆战心惊的。最近，连报纸也叹息道：“法庭变成了闹市”。（《东亚日报》3月14日）政治犯常常对于那些对全斗焕“政权”及其情报机关唯命是从的法官，表示拒绝或揶揄，把法庭弄得闹哄哄的。就是扣上“法庭骚乱罪”严加“惩罚”也毫无用处。但也不好就此放任不管，法官们实在“伤脑筋”。有一个检察官叹息说，在审理政治犯的法庭上检察官“有站在孤岛上的感觉”，“被告、律师和旁听者打成一片骂得检察官狗血喷头。审判官的席位高高在上，也许有超然一切之感，但检察官只有站在孤立无援的孤岛之上的心情了”。有些年轻的审判官借“有疑问则做出对被告有利的判决这样的刑事法的原则”宣布无罪，闹出了问题。（《东亚日报》3月

17日)这样做了以后,他们会受降职处分,但这样的年轻法官们的“新的呼声”今后会更加高涨。看来难以忍受的“孤立无援”状态和沉重的自咎会促使他们那样行动。显然这不也是无法无天和暴力的统治达到极限点的表现吗。

金大中和金泳三

3月6日,在汉城繁华的中心大街上的世宗文化会馆前面又发生了焚身自杀事件。有一个24岁的表正斗青年焚身,于8日清晨断了气。他中途退了大学,到工厂做工,最后选择了死亡之路。韩国基督教劳动者总联盟发行的《韩劳联新闻》号外写道,他在身上点着火,高呼“反对内阁负责制修宪”、“反对长期执政”、“打倒军事独裁”、“处决光州屠杀元凶”等口号跑了80米倒了下去。他的在光州的两个朋友被警察逮走了。对暴力统治的反抗,只有这条途径了吗?不知今后全斗焕集团还要逼出多少焚身自杀者啊。

据说,最近,美元、利息、石油行市下迭。虽然宣扬景气不错,但失业者仍在增加,工资也没有提高。“富愈富,贫愈贫”的现象登峰造极,汉城市附近的贫民窟杀气腾腾,令人可怕。这种贫富之差在实现民主化的那天,不知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全斗焕集团根本无心扭转这一事态,只是埋头于他们的舞弊储财。这个社会表面上看来,似乎是繁荣的,其实里面就象埋着炸弹一样。表面上似乎是很活



0071757
跃的，兵大 发即山 压和暴力强迫划一，简直令人窒息。

全斗焕集团对这种事态和民心置之不理，只是千方百计地要维持“政权”，这就是他们的政治。他们为了所谓协商修宪，或者合法修宪，耗费了大量的金钱。在国会的274个席位中执政党民正党所占的席位，现在是148席，所以要确保通过改革案所需的3分之2，还缺36席。因此，他们施展花招，把朴正熙余党国民党的21名和从新民党退党的民众党的12名拉过去，又准备从新民党也拉出几个人来充数。风闻说，国民党议员，每人用5亿圆来收买，已经给李万燮国民党总裁20~30亿圆。但是，李万燮说，如果执政党单独发起修宪，就预备弃权，如果一定要他合作就要给他500亿圆才行。据说民众党在审议修宪中以同执政党合作为代价要求拿出300亿圆。看来，在全斗焕集团叫嚷的“先进祖国”，政治工作资金在大量地增长。全斗焕集团对他们要求的这么多的款额不禁感到惊讶，于是想到不如少花钱同新民党议员们勾搭为好。再说要收买国民党的全部人员也是难办的事。在目前的情况下，如用记名投票来赞成“内阁负责制修宪”，就会丧失政治生命。不管怎么说，全斗焕集团的修宪案要在国会上获得3分之2以上的赞成，可不是简单的问题。

民主化运动青年联合发行的《民众新闻》(第31期 2月28日)公开发表了青瓦台秘书室泄露的特级机密文件《就1988年为和平移交政权准备的研究》。只要看1984年底草拟的这个文件，就可以很好地了解全斗焕集团的本心及其阴谋。文

件开头的“研究目的”里指出：

“要为进一步加强全斗焕的政治领导力，谋求各种对策，力求达到如下目的：第一，圆满保证1988年和平移交政权；第二，奠定政治地盘以保证全斗焕在1988年以后也继续起到领导作用。”

他们计划“在全斗焕的领导下，民正党至少也要继续执政到2000年”，为此，要选一个如同傀儡的候选人即“背景势力薄弱的年届60的民间人”。大概点的是象现在的总理卢信永那样的人物。如果是那样的话，看样子全斗焕会让陆军士官学校同级同学现民正党代表卢泰愚，做个国会议长的。在这“长期执政计划书”里也提到了“金大中问题”和“金泳三问题”。在制订计划当时金大中亡命在美国，他的归国“无益于国内政治的安定”，因此不仅要同里根政府取得密切联系，而且假设可能成立民主党政权的情况，“有必要事先采取措施”。文件指出：

“通过对金大中的怀柔和说服等工作，尽力减弱他的反体制活动和归国意图，同时对追随他的势力，以分散吸收到各政党、让他们参加国会活动、为他们介绍职业等办法，使他们离开金大中。”

文件指出：对“追随金泳三的势力”也用同样的方法来对付。

“对金泳三要用物质手段进行怀柔，达到使他不感到生活上有困难的程度，诱导他对反政府活动抱谨慎的态度。”

全斗焕势力现在也是基本上坚持这条线的，但在他们

内部也有相互对立现象，同时与在野党和民主化势力进行较量。就这一点，美国通过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国务卿帮办的发言，表示全斗焕退出总统职务以后，就不应该再积极地参与政治。

3月4日，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威廉·克拉克走访韩国，同金大中、金泳三等进行一系列的接触。对此执政党的卢泰愚深感不愉快，拒绝同他会见。6日，美国务卿舒尔茨从中国返回的途中顺便到了汉城停留了5个小时。他只说美国的立场已经表明过，再没有表示一点新的意思。为此外国记者们感到了失望。对此，我的一个记者朋友透露内情说：

“舒尔茨也对李敏雨提倡的先民主化七项方案表示支持。克拉克也曾问金大中为什么不接受那个方案。美国大使说，作为民主化的前提，应该考虑保安、南北关系和经济发展等，而民主化运动不应该阻碍它。

“舒尔茨一再地说，政府的形式，要由韩国国民决定，但应以非暴力方法带来变化。这是说，如果今后形势紧张起来，那么美国就按这条线进行干涉。由此还可能出现，奥林匹克过渡政府这样的形式。舒尔茨一回去，新民党总裁李敏雨再次提出“先民主化七项方案”紧追着要执政党对此作出回答。这一回，执政党立即回答说，有意接受。美国方面问执政党为什么去年12月24日李敏雨提出这一方案时采取消极的态度，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真妙。他们说，如果立即表示接受，人们就会猜到李敏雨同执政党合谋勾结

的。民正党的本心是，对言论自由的要求可以答应，但要通过三年计划执行。释放政治犯，这也要经两年左右期间进行。这种方法怎能收拾局面，听了全斗焕集团的那种话有谁会信赖他们呢？所以说，这个先民主化七项方案决不是要解决问题的。这不过是要演出一场达不成任何协议，最后带来决裂的冲突，以非暴力和防止流血为借口大搞妥协，从而组成一个亲美的过渡政府的把戏的序幕。舒尔茨和全斗焕谈话两个小时。据风闻，他们在谈话中有过这样的趣闻：全斗焕说，在达成民主化协议中最大的障碍物是金大中，最好把他带到美国去。舒尔茨说，那要在这之前恢复他的公民权才行。全斗焕回答说，可以从金大中踏上美国领土的时刻就给他恢复公民权。当然，金大中决不会到美国去。虽然有美国和许多国家邀请他，但至少在最近一个时期，他不会动身。全斗焕集团在想或许美国也希望金大中到外国去旅行两年左右。全斗焕‘政权’的法律也没有把国民放逐到外国去的条款。监禁是可以的，但是若把金大中监禁起来，国民愤怒的火焰就会燃烧起来的。于是，金大中会成为掌握扭转时局的关键的国民英雄。”

今年1月15日，李敏雨同金泳三见面的时候，为什么又搬出了已被全面否定的所谓先民主化七项方案呢？另外，李哲承议员表示支持“内阁负责制修宪”，对向往总统直接选举制的党的政策进行正面挑战。于是，对他的惩戒处分问题提到议程上来了，这么一来，从他的选区有几百人聚集到汉城来，在新民党办公大楼前进行静坐斗争。然而发现

在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是全斗焕“政权”的走狗，是来历不明的人。这么一来，全罗北道的约20个团体发表声明，“全罗北道的各界团体谴责李哲承”。他们大喊：“新民主党要立即开除李哲承！从全罗北道境内赶走李哲承。”“要解散那个欺骗全罗北道道民的新民主党全罗北道第一区党”，这样他的气焰被打掉。

针对这种情况，90名新民主党议员当中的70人签名宣布，如果李敏雨对所谓“先民主化”固执己见，那么就召集临时全党大会宣告解散党并放逐李敏雨总裁及其余的冒牌议员。同时还说，要是李敏雨撤销他的主张，那么就在5月召开的全党大会上保证他光荣的下台。70名议员同金大中、金泳三一道下这样的决心，那么剩下的20名议员中也会有几名为了本身的政治生命不得不参加从新民主党分离出来的新党。金大中的东桥洞系统下定坚定决心解散新民主党建立新党。但是金泳三的上道洞系统收拾了这种局面，在3月17日晚会见李敏雨，就不再提出先民主化七项方案，和不赞同执政党提出的“内阁负责制”这一军部延长执政活动问题达成了协议，东桥洞方面也承诺了这一点。对于这种情况，我的一个记者朋友继续说道：

“由于舒尔茨的访问，明确了美国的对韩政策。他们不希望真正的民主化。压制在野党和国民的要求，支持李敏雨的方案，即“议院内阁制修宪”。全斗焕集团认为，如果没有金大中和金泳三，那么就可以把反对美国的这个计划的人诬为急进主义者、赤色分子和容共分子简单地加以处

分。他们却不能估计到国民决不会容许那样做的。他们认为动员暴力和群众报道手段，就可以操纵国民。

另一方面，应该注目的是在发生朴钟哲拷问致死事件以后，民主化运动的强硬派和稳健派之间结成联合。市民的参加、群众的动员也大有所望。金泳三对这次李敏雨骚动表示了坚决的态度。他也很了解，南朝鲜安全企划部为在下届新民党大会上让李哲承和李基泽占据总裁的位置的工作中投入大量的金钱。3月16日早晨，他同金大中进行面谈以后断然说“我们清楚地知道有外来的势力在企图破坏新民党，深入党内进行破坏活动。我们对它的内容知道得很清楚。”看来两位金先生的团结直到实现民主化再也不会动摇的。如果发生动摇，悲剧就会增大。

这个国家的民心，今年也在2月26日汉城大学毕业典礼上清楚地表现出来了。连家属在内聚集3万多人。大学校长一开口，几乎所有的毕业生把椅子转向后边开始唱起了《晨露》这支歌。

熬过漫长的夜，结在每棵草叶上的
那晨露晶莹美丽胜似真珠，
犹如渗在我心中的悲伤的泪珠，
升在山岗上迎着晨光微笑，
太阳在坟墓上红彤彤地燃烧起来，
午间的炎热岂不是对我的考验？
现在我就要走，走向那荒凉的旷野，
吞咽一切悲痛，我要走去。

文教部长官开始致贺词时，全体毕业生就都离开了座位。看到这情景的家属们，热烈鼓掌表示欢迎。这是对变为权力的走狗蹂躏学园自由的校长和长官（他们是过去在汉城大学一道任教的）表示的反抗。这样的毕业典礼已经出现两次。这种毕业典礼岂不正是现今韩国社会的写照，不知全斗焕集团将用什么方法把这样的社会维持下去。

末期临头的症状

1987年5月16日讯

教会的削发绝食斗争

真巧：今年(1987年)的四·一九革命纪念日(1960)和基督教复活节的日子相一致。当天下午，民主及统一民众运动联合在位于汉城市水踰里的四·一九圣地举行了四月革命27周年纪念大会，有4000人参加了示威游行。全国的各大学区内，都有学生举行示威斗争，并发表了联合声明。下面援引声明中的一段：

“我们的先辈——烈士们和民众经历长期的激烈斗争，终于在1980年带来了民主的春天。然而那极大的欢喜却一瞬即逝。

“1980年5月17日，这块土地上一切恶的根源、分裂的元凶、屠杀的元凶——外来势力为了他们的利益，无耻地唆使维新残党(注：前总统遭枪击后留下的他的党徒)把两千多光州的抵抗者残杀于铁蹄之下。现在，外来势力虽然在谈论南北对话，实际上在妄图使朝鲜半岛的分裂永久化；使军事独裁长期掌权；为他们稳定的利益，把这块土地束

缚于他们的奴役的锁链。

“至于受他们支援和庇护的军事独裁政权主张‘护宪’，为把长期掌权的阴谋付诸实现而疯狂活动。今天，我们处于变幻多端的局势之中，迎接至今灵魂不死的四·一九27周年，我们要继承站在前列进行救国斗争的先烈的灵魂，采取重大的救国对策。”（摘自汉城大学等汉城地区34个大学共同发表的《四·一九27周年青年学生联合声明》）

这份声明中写上了“祖国分裂42年”这样的年号。提出的口号有：“把李承晚赶下了台，全斗焕也要赶掉”、“给军事独裁撑腰的美国佬滚出去”。题为《全体爱国民主学生》的声明中也写上了“分裂42年4月19日”的年号。基督教方面发表的许多声明和口号内容与上述的相同，但用的年号是1987年。

民主化运动青年联合发表的声明《复苏吧，四月革命火热的心！》可以说最清楚地表明了五月斗争的气概。声明写道，1960年四月革命的精神为1980年的光州抗争所继承。在这两次斗争中，我们必须领悟的是：对美国的本质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要组织一个民众势力的巩固的组织。又写道，要组建一个象统一民主党那样的新党和“最大规模的联合战线”。于是，统一民主党的斗争、学校区内的学生斗争、新旧基督教的斗争、大学教授和知识分子的斗争同时爆发了。那么，先谈谈基督教方面进行的斗争和知识分子们的斗争。

基督教方面的民主势力要求各机关立即连续对所谓4月

13日“护宪谈话”表示抵抗。从4月下旬，在全国范围展开了静坐、绝食、无期绝食等斗争。由天主教的神甫起头的无期绝食斗争波及到新教的牧师中间。参加绝食斗争的天主教神甫达300名。新教方面则采取了进行短期静坐绝食的战术，参加者达数十名。他们还以削发表示抗拒。这种运动也扩大到全国学生当中去了。

在这样的斗争中，出现了许多声明、宣言和书简。

天主教金寿焕红衣主教发表的复活节书简的主要内容是，“要在这块土地上让象样的人的生活之花”盛开。

金寿焕红衣主教对今天的情况说道：

“有国民却没有主权；有报纸、广播却没有言论；国会



奋起开展反“政府”斗争的南朝鲜宗教徒。

和政党有名无实。我们生活在没有政治的公害之中。……直到最后的瞬间，我们等待统治者做出虚心的决定。

“然而，他所做的所谓‘充满苦闷的决定’使国民沉浸在悲哀和憎恨之中。

“闹得这块土地上，催泪弹不断炸裂，国民的眼里和心灵深处无日不在涌出泪水。”

天主教光州地区的主教尹恭熙，5月4日同进行绝食斗争的神甫们一道做了“为正义与和平的礼拜”。在那里明白地道出了对今天的现实该说的话：“绝食的痛苦是提醒沉睡的民众的食粮”、“现政权如不修改宪法，实行民主，前途渺茫”、“与民意背道而驰的统治者恣意推行的4·13措施”、“蹂躏人权、财阀犯罪盛行的局势下搞88奥运会是民族的羞耻”、“韩国的民主化，只有‘政治军人’匿迹才有可能实现”，“直到民主化实现的日子，牺牲、祷告、正义行动将继续下去”。

下面援引具体谈到对青年学生的镇压的一段：

“为党的利益和党的战略而以肩负民族的未来的新的一代为敌的‘政权’，在这要求民主化和民族统一的历史洪流中，根本不会被认为是合理的。对现‘政权’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反省和改正捏造容共的作为。”

新教方面发表的绝食斗争声明几乎都包含着这样的内容：“美国不应该阻挠韩国国民对实现民主化的热切愿望。”全罗南道光州地区的27名牧师在5月3日礼拜天发表的说教文中的绝食祷告说：“4·13谈话就是对国民的宣战书。”

他们接着说：

“现在已到所有的人该投入这一斗争的第七天。

“我们认为，事情会照圣经上写的那样进展。全斗焕掌权后已过六年，这是第七年。我们相信，今年一定会迎来象杰里科城毁灭一样的第七天的骇人的历史。”

怀着这种信念进行的抵抗、对政府的毫无隐讳的非难、无期绝食斗争、削发绝食祷告、示威游行和火焰瓶攻击之类的斗争在全国范围以燎原之势扩展去。一位当记者的朋友说道：

“美国驻韩大使去了美国。因为先民主化七项方案、保守大联合方案都归于失败，所以他会带着新的工作计划返回来。不知他是否领悟到，现在的局面已不同于民主力量按照美国的计划活动的过去。现在的情况是，那些曾因拷问残杀朴钟哲被免职的警察，重新被提拔升级。当局迫使企业以政治捐款为名缴纳不定额支票。据说，今天，全斗焕直接掌管这件事。常言说，搞政治要有钱。可是，在他们来说，也许是为延长政权的寿命捞财，但更主要的恐怕是为亡命做准备的。将有比马科斯的100亿美元多得多的钱财流入美国。”

进行削发绝食斗争的牧师集中到汉城，5月12日晚，在西大门附近的教堂里举行了有1300人参加的“5·12忧国通宵祷告会”。

这个祷告会是由韩国基督教教会协议会主办的。

1000多名武装警察和便衣警察拥来对这个集会进行镇

压。他们不仅阻挠祷告会参加者入场，而且在削发绝食的牧师要进入祷告会场时，便衣警察嚷道：“你们这些狗东西，你们是一天领多少钱动员来的。要把牧师统统杀光”，并挥动各种凶器把身体衰弱的牧师打倒在地。

然后，他们把牧师装在暴动镇压车上，用军靴乱踹，最后把他们载到离汉城30公里外的地方丢开不管了。在途中，他们一直对牧师们用不堪入耳的粗话乱骂、乱打。他们说：“你们这些兔崽子牧师，是吃饱了撑的搞这种勾当。你们这些假牧师、民族叛徒、狗日的，快叫我大哥，快叫。”

《东亚日报》的一位记者也被逮去遭到同样的暴行。这次暴行事件影响很大。许多牧师住了院。全斗焕匪帮的意图越来越明白了。第二天，韩国基督教教会协议会提出了抗议书，抗议书的结尾部分写道：

“这是，干出光州残杀事件后掌权的现‘政权’，以性刑、水刑等各种刑讯越发强化的暴力政权的原形毕露。全体参加者决心为这块土地的民主化，要做历史祭坛上的活生生的祭品，并再次确认，现‘政权’勿须再留在这块土地上。我们怀着极大的愤慨提出如下的要求。我们的要求：

“一、‘政府’要立即处罚，5月12日对圣职者施加无礼暴行的西大门警察署长和这个暴行的现场指挥者及其执行者。

“二、立即罢免至今对国民施行暴力和拷问的郑镛溶内务部长官和治安本部长、市警察局长。

“三、‘政府’要就这次对圣职者施加暴行的事件公开道歉，赔偿包括负伤者的治疗费在内的一切损失。”

知识分子的斗争和贫民的抵抗

“我们对修宪问题的看法”

“我们得知4月13日，作为‘重大决定’发表的停止修宪努力的决定，受到很大冲击。

“我们认为，民主修宪正是我们民族最重大的历史任务。这正是，现在我们能否为民族史开辟光明未来的意义重大的岔路所在。建立受到广泛的国民支持的政府，这是任何人都不能阻挡的绝对的历史要求。我们认为，保持沉默是抛弃民族使命的行为，现将我们的见解发表如下：

“一、我们认为，‘政府’发表的停止修宪努力的理由是不能说服国民的。以情况困难为理由抛弃民族的历史事业的‘政府’不能算是尽到责任的‘政府’。

“二、促进修宪的责任首先应由经营‘政府’的人们负起。‘政府’应同我们社会的所有阶层及政治势力一道继续为修宪付出努力。

“三、在任何情况下，‘政府’和政治家都应该继续进行同国民的谈话，停止想要封闭国民对修宪的议论的一切企图。

“四、如果这次民主修宪不能成事，这就说明今后我们社会的政治正统性是脆弱的，那么，‘政府’和国民将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

“五、希望‘政府’摆脱持续至今的强权和绝望的轨道，开辟给国民带来希望的政治道路。

“我们确信，我们的见解和忧虑是与为民族的未来着想的所有国民的忧虑和见解相同的，但愿所有有关人士深思熟虑，并号召全体国民根据自己的信念阐明民族前进的道路。”

以上是，30名高丽大学教授于4月22日发表的声明内容。以此为转机，截止5月14日，全国已有1439名教授签名反对“4·13谈话”，要求修改宪法，实现民主化。全国大学教授数将近1万名，签名的教授数是空前的。这种活动会越来越扩大。这种活动是以年轻的教授为中心开展的。据说，他们尽可能不让那些曾签名后遭受过痛苦的人参加这种活动。

4月29日，发表了《对于4·13措施的206名文学者的见解》。这人数很快增加到223名。下面援引其中的一段：

“现‘政权’最近单方面地宣布停止修宪工作，我们文学者认定这是与国民大众的愿望和民族大义背道而驰的。

“我们文学者发誓：在这决定民族命运的今天的岔路口上，为了民主化和统一将与国民一同斗争到底。同时，我们严肃地要求现‘政权’以国民大众的意愿和民族大义为重，来一个大转折，重新着手进行修宪工作。我们衷心期望各位国民怀着更刚毅的意志为修宪并通过它实现民主化而做出最大的努力。”

去年5月10日，因发表《教育民主化宣言》被撵出工作岗

位的58名中学和高等学校教员，也发表了题为《停止护宪，敦促民主修宪》的声明。画家、美术评论家、摄影师、漫画家、雕塑工艺家、话剧演员、导演、剧作家、电影工作者也都提出抗议，表示抵抗。其主谋者接连被捕，但却无法压制这一全民性的活动。御用工会大韩劳总表示支持“4·13谈话”。这是全斗焕匪帮硬逼出来的。

据说，银行职员等金融工会还是公开表示对这个问题不能赞成，摆出了反对参加的姿态。

4月里从高丽大学辞职的东洋哲学者金容沃终于在5月4日开始了无期绝食斗争。

他在绝食斗争宣言中，批评了全斗焕给人以“王政”的印象的作法，然后写道：“我们的冬天是够长的，但春天一定会到来。不管怎么挣扎，该来的还是会来的，岂有被刀枪吓倒之理。”或许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全面奋起的局面形成了。大韩律师协会也表示抵抗。

谈到知识分子的斗争，必须提到两件事。其一，“全国教导所民主化运动狱中斗争委员会”建立起来，正在狱中的民主统一民众运动联合议长文益焕牧师被推戴为委员长。他们在5月14日发表的题为《阐明我们的立场》的声明有如下4条。

“第一，我们认为，全斗焕的4月13日‘重大决定’是早已预定的长期执政阴谋的再现，是蹂躏全体国民对民主化的热望的暴行。应把现政治形势看做是没有戒严令的军事政变。这种诉诸暴力的长期掌权阴谋，必将受到民众的审

判。

“第二，我们认为，迄今对民主人士、学生和工人的镇压，捏造‘容共、利敌’的目的就在于‘护宪’和‘长期掌权’。

“我们宣布：出于反民族的阴谋而捏造出来的‘容共’是假的，使之合理化的审判是无效的。

“第三，支援军事独裁‘政权’，帮它长期掌权的美国是弄出今天这样的政治局面的共犯。我们强硬要求美国不要再支持军事独裁。今后我们国民对军事独裁和美国同样表示愤怒，进一步加强斗争。

“第四，号召所有民主力量为粉碎军事独裁的长期掌权阴谋竭尽全力，为此希望，克服抽象的争论和小小的意见分歧，团结一致奋勇前进。”

其二，要介绍在这次高丽大学教授们发表的声明上签了名的尹溶教授5月7日写的“学园民主化公开书简”（9）。书简题目是《致汉城大学校长朴奉植》。

“最近，汉城大学教授122名发表了时局宣言，朴校长对此表示遗憾，说这是‘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我对提出这种非难的朴校长的人格不禁感到轻蔑，因此把‘朴奉植’这个假校长指定为‘学园民主化公开书简’的主要攻击对象。

“对汉城大学教授于去年4月11日发表的时局宣言，他也曾表示‘遗憾’，因而使我们大失所望。干出那种事的人居然还在做一国著名大学的校长，这种可悲的现实，怎能不令人痛叹。

“有43个学科的122名教授团结一致签了名，特别是，历

史学科和哲学科的全体教授签了名。对这样的壮举，不能说一句‘支持’，反而说‘遗憾’。试问这样的朴先生是有良心的吗？每当举行毕业典礼时，他一登台，毕业生们就背过脸离座而去，请问人类历史上有没有受这样的人格侮辱，却硬守着位子的大学校长？正如这个时代的许多大学校长是那樣的，这位朴校长也变成了傀儡。

“再说，因为有你朴先生在，我们的学府弄得多么肮脏，名誉受到多么大的损失啊！希望你再不要盘踞在很多牺牲者的头上，把大学利用于虚伪的功名和向上爬的手段。

“我们的耐性也到了极限点。望你不要搞到后悔莫及，快些从冠岳山麓的汉城大学走出去。”

暴力统治在支配全国。大学里也罢，地方行政也罢，甚至企业里也是如此。汉城郊区的上溪洞、杨坪洞等13个地区的贫民区以再开发的名目强行拆毁民房。有反对者就殴打、逮捕和监禁。有350万城市贫民的生活面临危机。“4·13谈话”发表以后，为拆除民房使用暴力的倾向越发加深。甚至大批地投入武装警察。

拆除贫民窟的地方将盖起高楼住宅。当权派和企业勾结起来，以再开发和美化城市的名目，攫取巨额利润。因此，贫民窟居民也意识到不实现民主化，就不可能除掉这类暴行这一点。

4月14日，在上溪洞和杨坪洞发生了大冲突事件，很多人负了伤。武装警察、暴徒、拆房组等出动了约3700人。因为天主教会对这个问题的很关注，数百名代表聚集到明洞圣

堂。4月30日，发生了武装警察袭击正结束祷告会走出教堂的居民的事件。很多人负了伤，也有昏倒的。5月4日，在拆毁的房子附近玩耍的孩子被倒塌的墙壁压伤，3名负了重伤，1名死亡。警察方面，怕因这个事件使抵抗强化，把9岁的孩子吴东根的尸体悄悄地运走了。

于是，5月6日晚，在明洞圣堂举行祷告会，追悼吴东根，谴责警察运走了尸体。祷告会结束后，祷告会参加者300名与武装警察发生了冲突。这时名叫罗炳男的工人爬到高7米的树顶上，高喊“打倒军事独裁”，还撒了传单，然后向垂直距离有15米的停车场跳下去。他是现代重工业的工人，现年30岁。现在他正住院，生命危在旦夕。他撒的传单上写着：“把军事独裁赶下台，实现民主政治。民众哟，你们要回答，沉默是犯罪”、“打倒杀人政权，建立民主政权”、“赶掉杀人政权，拯救民主人士”。

他还留下了如下的遗书：

“妈！爸！”

“请原谅这个不孝之子。但愿您们健康长寿，生活幸福。”

“兄弟姐妹，愿你们幸福、健康。亲爱的朋友们，愿你们的希望得到实现……”

“这块土地属于谁？是属于独裁者和那些阿谀奉承的家伙的吗？是属于舞弊储财的财主的吗？不然，就是属于只剩下赤身一条的民众的吗？冻僵了的土地哟，请回答。你们为了延长‘政权’之命，把大批的民众投进牢里，做舞弊储财的帮手，任那些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的暴徒存在下去，庇

护那搞杀人拷问的暴力警察，蹂躏勉强度日的民众，以搞奥运会为名炸毁百姓的三间茅屋……地上天国、全斗焕‘王国’哟，难道你们是曾寻觅长生不老草的秦始皇的后裔吗？是纳粹党的化身吗？独裁者哟，你们是否知道民众的可怜的心愿？是否知道民众的血的呐喊？独裁者，你要省悟。我虽然是个微不足道的存在，要向你们提出警告。我要以死来惩罚你们。”

敏锐的良心在这暴力的时代是无法生存的。起初可能会为之愤慨。为了忘掉，会努力视而不见。可是那令人作呕的东西是无法忍受的。想要进行抵抗，却被武装警察包围，没法活动。又想到要忘掉一切，但是忍无可忍。决心以死表示对这一时代的憎恶。想要以死来取得安息，但是不能那么做。最后选择了抵抗之死、打破民众沉默之死这条路。他是身负民族的悲运，投身于死的。人们想把他想说的话传给民众，然而，韩国的报道手段却被迫保持沉默，连一句也没敢提。

统一民主党的难产

基督教的《基督教工联新闻》报道说，工人运动也在蓬勃开展。地方上，出租汽车司机们也在起来进行街头示威游行。各工厂里，工人开展要求提高工资的斗争。在暴力横行、御用工会进行阻挠的情况下，仍有新的活动出现。

位于南海巨济岛的大宇造船厂也开始了“组织工会的斗争”。大韩造船公司组织了工潮正常化促进委员会，要求提高工资，并揭露了御用工会的舞弊行为。不知到什么时候，这些工人运动会成长为能够把全斗焕匪帮赶下台的巨大力量啊。那恐怕要等到汉城市街挤满市民、学生、工人汇成的大军，致使美国的军事政变计划和军部的屠杀市民计划再也无法付诸实施。

在写统一民主党难产问题之前，要先报告说明韩国现状的两个事件。5月4日，以三养盐业社租佃转让促进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名义发表了《致高丽大学教授及学生的声援书》。它的内容是，对高丽大学、《东亚日报》的后盾三养财阀和高丽大学名誉校长、现在的红十字社总裁、在朴正熙和全斗焕‘政权’之下曾任国务总理的金相侠的攻击。他的父亲在日伪统治时期当过满洲名誉总领事、京畿道道议员，在这期间储财经营了京城纺织，是亲日派。他所经营的企业在1945年解放后发成三养财阀。他在30年代，从总督府拿到38万圆补助金，围垦了全罗北道高敞郡的海涂。这样开垦了681町步耕地，这块地由金相侠承继下来变为租地，现在有597家佃户租种。

解放后进行土地改革时，金相侠利用权势把耕地弄成盐田，继续保持所有权，但农民却没能对此表示抵抗。现在，他们在天主教农民会的支援下开展拒绝纳租的运动。他们打算把问题提到法庭上去。他们恳求高丽大学的教授和学生，就是为了高丽大学的名誉也要不惜一切地支援他们



开展反美反“政府”斗争的青年学生把象征全斗焕和卢泰愚的假人包在美国星条旗里面焚烧。

的斗争。可是,《东亚日报》为什么对这一事实只字不提,只管保持沉默呢?

另一个事件是,泛洋商船事件。4月19日,泛洋商船集团的会长朴健硕从大楼第十层跳楼自杀。据说是因为经营困难,负债1兆亿圆无法偿还,苦恼之余自杀了。也有人说,他与韩相渊社长的暗斗是促使他死亡的主要原因。公开发表说,两人攫取外汇的数额达1800万美元。为此姓韩的被捕了。不止这些,把新闻报道内容和风闻综合起来考查,这个事件范围要扩大的。全斗焕匪帮企图夺取这个集团里几个经营情况较好的企业。因此不得不拿出巨款来做贿赂。朴健硕是朴东宣的哥哥。朴东宣是1976年,朴正熙当权时,掀起一场风波的与美国政界有关的受贿事件的主犯。

这个事件的幕后有许多阴谋和计策纠缠在一起。韩相

渊当上社长后，与全斗焕一鼻孔出气，想把朴会长赶掉，把这个集团攥在自己手中。在幕后，恐怕有几百、几千亿圆的秘密支出。

检察方面只揭露了这个事件的内幕的一端，并声称对与这个事件有关的公务员不当做问题。

可是，国税厅突然出动100多名调查员到处进行检查，从其手法上看，无疑是全斗焕要霸占这个财团。

特别是，在这动荡不安的时代，他们企图制造一件耸人听闻的事件，集中国民的视听。他们就是要这样，不时地制造大事件才能过得去。然而，由于舞弊事件或企业与当权者搞鬼的大事件太多了，国民已习以为常，无动于衷了。用国民的血汗挣得的国家财富，财阀们用计搬出国外，而当权派则从中抽去比搬向国外的多得多的东西。所以人们说，经济是密室经济，政治也是密室政治。在这种情况下，朴会长被逼死，他的企业则被当权派占去。或许是有人从屋顶上推下去，也未可知。结果，当权派占去巨额财富，而国民要相应地承担更多的负担。

全斗焕匪帮加给企业方面的压力越来越严重。国税厅出动大批调查员派到各企业去揭他们的短处。被抓住小辫子的企业方面只用追付税金的方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样，企业的存亡会成为问题。举例来说，银行冻结贷款，那么企业就会立即破产。因此，企业方面不得不同当权派勾结，于是全斗焕就单独和企业主会面，要求提供政治资金。这是无法拒绝的。说搞政治是需要钱的。但实际上，恐怕

他是在筹措亡命资金的。

他有这样的精神准备：“政权”交替后，准会受到报复。所以为抢夺财富做最后挣扎，暴力和抢夺已不需要有什么理由、借口或犹豫。目前的局面并不是秘密地进行拷问，而是表彰拷问致死事件的主犯——警官。

全斗焕匪帮的这种姿态在这次创建统一民主党的过程中表现得很露骨。口说，金大中虽然要软禁，但允许新闻记者采访，其实连这也给禁止了。决定由新民党的74名议员加入新党，可是，全斗焕匪帮用金钱、花招、女人等来使尽丑恶的阴谋手段，进行威胁。有的以言谈上有政治问题为理由提诉判刑。他们打算用这类手法刷掉20名。结果，目前有68名议员加入新党统一民主党即民主党。

从4月13日开始，向民主党地区党建立大会会场派出了暴徒。截至5月1日，共有48个地区举行地区党大会，其中21个地方受暴徒袭击，使许多人负了伤。报纸上写道：“对新党建党施加‘白昼暴行’，全国局势紧张”，还登出了100名“棍棒部队”在街上奔跑的照片。据民主党报告，庆尚北道金泉，有3000名市民“聚集来谴责袭击者……市民和党员把暴徒拉出来”交给警察的事件也发生了。据说，他们一天领5万圆，专去袭击民主党的地区党部。这类暴徒有时达到200多名。他们当中甚至有，在4月初新民党发生内部混乱时，占据新民党办公楼的暴徒。从警察对这种暴力行为的态度可以知道他们怎样帮助暴徒。

警察接到报告就回答说，这是党内问题，适当地妥协

好了。

警官到了现场，对占据会场的暴徒问道：“会场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吗？”暴徒回答说：“没有什么事”，他们就回去。有时请求警官出动，他们便说：“还没有接到什么报告”、“上边没有指示”，总是找借口，不肯动。

对这种“白昼暴行”，新闻报道机关也都强烈地指责，对民心带来了不好的影响，于是，警察在4月下旬不得不声称要对暴力行为进行调查。说是为此逮捕30人，显然他们会悄悄地把事件平息掉，这是明若观火的。有时因为没有适当的场所召开地区党大会，借天主教教堂来开。全党大会也无处召开，但由于国民的抗议，于5月1日，在钟路区的兴士团讲堂召开了大会。3000名警官以警备为名，不让一般市民走近大会会场。

大会只有701名议员和新闻工作者准许入场。就是现在，民主党还未能租到用做办公楼的建筑。党的经费也成问题。下面援引一段党的正式文件：

“我们为了争取在军事独裁的残暴中正在匿迹的民主，从压迫和恐怖中解放国民，进而完成民族统一的光辉事业，现建立统一民主党。

“我们在国民和时代面前，严肃地宣布：要同憎恨独裁、在增长的阴影下被遗弃，既不能说也不能写事实，为分裂而悲哀的所有国民紧密团结，抱着坚定的态度一定争取民主化和统一。”（5月1日发表的统一民主党建党全国代表大会《建党宣言》的头一段中的一句）

“今天是在这个国度清楚地规定民主化斗争的新纪元的日子。

“我们彻底、全面地排斥现‘政权’的独裁政治构思和阴谋，作为民主化斗争的宝贵果实之一，争取了‘统一民主党’的建党。

“现在我们可以满怀自信地说，我们曾为此进行了斗争。我们的国民如今可以说拥有倾听国民的意见，为他们解除郁愤的国民的政党、为国民着想的政党了。我和各位党员同志以及各位国民共同感受这一激越，同时，我严肃地发誓要把光荣归于国民，苦难的逆境由我自己担起，将抱着这样的态度执行总裁的职务。

“然而我们应该正视今天的现实：本应该接受各位的欢呼，同我们坐在一起的民主的领导人金大中议长被软禁在自家。今天，我们要自相庆贺建党，但更要下新的决心：要顽强地进行斗争，战胜更大的困难。”

“当我们决定建党，现‘政权’却发表了所谓4·13措施。这4·13措施到底是什么东西呢？那是，现‘政权’一年来动员一切宣传手段说，总统中心制是亡国的制度，大加非难和攻击，说，只有内阁制才是打开难局的唯一道路，但陷入了严重的自我矛盾，又出尔反尔地回到反民主的总统制，可以说是针对国民的抗议来了一次政变罢了。正如金寿焕红衣主教指出，那并不是‘充满烦恼的决定’，从政治上来说，是与民主化的距离很远的，意味着从此开始专制时代，‘这块土地上重又出现催泪弹不停地炸裂，国民的眼里和心灵

深处的眼泪无干日’的景况。”

“我们亲眼看到了那个丧失了正统性的维新‘政权’是怎样告终的。由于十·二六事件维新体制一告终，那‘只有维新是活路’的说法销声匿迹了。我们通过生动的经验，清楚地知道了没有正统性的政权是怎样被历史和国民唾弃而没落的。所谓4·13措施，正如维新体制是那樣的，只能招致敦促时代和国民对没有正统性的‘政权’的唾弃，最后遭到悲剧性下场的后果，再不会有别的出路。我可以下这样的断言。”

“全斗焕声称，他想作为第一个和平移交政权的‘总统’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但是，长此以往，他将成为通过5·17军事政变和4·13措施，韩国政史上两次背叛国民对修宪热望的第一个‘总统’留下耻辱的记载。”

“我们曾声嘶力竭地对这个‘政权’疾呼了民主化。我们要求民主的呼声成为反映国民的怨恨的回声响彻祖国江山。要使88奥运会成为国民的、民族的、全世界人民的庆典，就必须首先实现民主化和国民内部的和解。假如奥运会是独裁政权为宣传自己的、是国民被当权派驱赶的，那就无异于1936年在纳粹统治下举行的柏林奥运会在今天的翻版。”

“我要在各位同志面前说定，我和金大中议长不仅为实现民主化，在那以后也要通力合作。”

“我为今天能在这种种迫害中把统一民主党的旗帜建树在这块土地上，对我们大家的坚强、辛苦和可歌可泣的胜利同感欣悦。”

“今后，我们将在世界史和民族史、民主化的滔滔洪流中，献身完成我们的使命。

“我们在同志之间，团结如兄弟。我们是起来击退独裁政权的魔爪和压迫，进行反抗的这个民族、这个国民的前卫，我们在这里发誓，当我们的子孙要争取民主化、和解、民族团结和统一时，我们将成为一缕光、一颗盐粒，为他们助一臂之力。我们要成为鲜明而刚强，有度量而谦虚，有耐性而原则强的光明磊落的战士。

“今天我们的建党大会，是要同民主国民一道为具备那样的态度和姿势而宣誓的神圣的场所。让我们努力做到无愧于自我，成为顶天立地的我们，成为明快的政党。我们终将取得胜利。谢谢。”（摘自金泳三总裁的《就任词》）

“在曲折多端、偏枯残缺的我们的宪政史上民族的至上的命题就是祖国统一和民主化政治，我们为开辟祖国统一和民主化的新纪元，为完备执政党的体制，奋然站起来重又团结在统一民主党的旗帜下。”（统一民主党《党宪党章》序文的开头）

在全国开展示威游行、无期绝食斗争、削发绝食斗争的悲壮的气氛中，民主党诞生了。这些斗争和民主党的宗旨是相通的。民主党能否起到革命政党的作用呢？通过长期的民主化斗争得到的经验教训在运动的各方面得到运用。民主党是保守的和现实主义的，但是进步的。趋向激进的年轻人们也在支持民主党。金泳三和金大中的共同斗争也是基于长期、艰苦斗争的经验教训而形成的。这从很多方

面可以说是韩国政治史上空前的事件。执政党民正党说，民主党在企图“篡夺政权”；它声称现行的“总统”选举不成其为选举，它说：“纳粹统治下进行的柏林奥运会在今天的翻版”；它的政纲政策里“认为民族统一是超越政治理念和体制的，民族史上第一个任务”等，大加指责。他们声称要把金泳三提诉为国家冒渎罪，甚至说，要解散民主党。但可能考虑到现在还不能那么做，缓下语气说，要对参加草拟政纲政策的人们进行调查。对此，民主党强硬地表示任何调查也不接受。在今天这份报告的结尾介绍一下当记者的朋友对这一系列情况的见解。

“军部和美国不知将有何种动向。上校退役可以领到每月30万圆的年金。430名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当中100名将派去留学。这是为了让他们去占据大学的重要位置。100名则得到与行政官吏录用考试合格者相等的待遇，可以成为三级公务员。作为军人尤其是退役军人，从这个腐败的军事体制得到可以到处横行霸道的实惠，难道他们会自行抛弃这样的实惠吗？美国迄今的活动是失败的，威信一落千丈。里根政权为伊朗门事件和选举准备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在这种情况下，不知他们会对韩国搞什么名堂。斯拉兹议员访问了金大中，美国众议院还开了有关韩国问题的公听会。他们非难4·13谈话，并劝告重新开始与民主党的对话。可是，国民对美国的态度是不大相信的，因为他们受够了欺骗。两位金先生很有人望。当局有时甚至动员1000名警官软禁金大中，那样做会使他的人望更增一层。全斗

焕匪帮认为，即使是那样，还是比允许他做政治活动，对他们更有利。

“学生们以群众路线取得了成功。最近他们不大讲过激的话。釜山大学有15000名学生被鼓动起来。由于学生们以学园内部问题为中心进行的斗争，大邱的庆北大学校长递了辞呈。文教部为学校当局竟被学生撵出去而担心。金泳三在就任词中提到的民族统一问题啦，把88奥运会与纳粹的柏林奥运会相比啦，这都博得了学生的鼓掌。如果建立民主政权，学生们会支持稳健而现实的路线。今后会出现以基督教为中心，在野的民主力量联合起来的大的民主力量。佛教界也会汇合进去的。如今不同以往，全体国民都在活动。全斗焕只能用暴力来对付这种局面，甚至对国会也要无限制地投入警官哩。据说，5月上旬发生示威游行的时候，光州的朝鲜大学和汉城的汉阳大学里发生了火灾，已弄清那也是全斗焕匪帮搞的鬼。这为的是贬低对学生的看法，削弱学生的影响力。今后，全斗焕匪帮也会一面使用暴力，一面捏造暴力事件。独立纪念馆火灾事件、亚洲运动会时的金浦机场爆炸事件等，就象希特勒的作为一样，他们接连制造了暴力事件，但应该想到，国民是不会再受骗的。捏造把戏也有它的局限性的，所以，尽管处于阴谋、捏造、暴力之中，统一民主党还是诞生了。目前的令人激动的气氛是无法压制的。”

7年前，全斗焕匪帮出马时，曾弄权得势横行霸道的3个姓许的被军部挤掉，逃往美国，据说，其中的两个人

许和平和许三守回国，正为全斗焕巩固地盘，可能是为了加强防御的吧。不过，他们已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只要发生什么事，他们再也挺不住的。

怨恨的爆发，革命前夕

1987年6月17日讯

新闻记者的时局声明及〈话〉事件

真叫人哭笑不得。5月25日，《东亚日报》记者114名发表了声明《向往民主化的我们的主张》，这件事通过5月26日的日本报纸《朝日新闻》才传到民主化运动参加者当中去。我好不容易地弄到了一份那个声明。通过它可以再次确认民主化斗争在向全国范围扩大。下面是这份声明的摘要：

“权势的滥用酿出了一系列超乎人们想象的事件：富川警察署性拷问事件、朴钟哲拷问致死事件、釜山的‘兄弟福祉院’事件、泛洋商船外汇逃避事件等。这些事件使国民深感不安和恐惧，加上掩盖朴钟哲拷问致死事件的企图又被揭露，更加深了民众不相信‘政府’的情绪。

“可以断定，国民对政治和当权者不信任的原因在于，理应成为国家的主人和国家政策的选择者的国民不能说自由发表意见，连基本权利都被侵犯。这种不信任起因于根本不能指望真正的民主化和民主的政权交替的现政治局势。

“因此，我们认为必须尽早重谈和结束修宪问题，并采

取在这基础上实现民主化的措施。

“一、为了民主化，修改现行宪法是全体国民一致的意愿。不应再延迟民主化这个国民的愿望。那是我们时代最首要的任务，不能把它当做政治策略的手段。单方面地停止修宪的‘4·13特别谈话’，是对国民意志的背叛，必须立即撤销‘4·13特别谈话’。不撤销它，只谈论民主化，那只能是一场骗局。我们认为，只有撤销‘4·13谈话’才是实现国民的意志即修宪和民主化的新的开端。

“二、今天，各阶层人士认为，恢复言论自由才是实现民主化的最首要的问题，并非难说，‘有报纸和广播却没有言论’、‘政界和言论界一鼻孔出气’、‘言论向当权派阿谀’。

“从今天的情况来看，全体国民都在关心言论自由。尽管如此，‘政府’却通过下达报道方针，机关员向言论机关渗透，删节新闻报道，禁销，威胁等手法继续露骨地干涉和控制新闻机关，甚至还要非法监禁或殴打采访记者。

“要真正地恢复言论自由，就要彻底废除‘政府’对言论的控制。言论的自由不是用改正或废除‘政府’正在研讨的言论基本法，重新配备驻各地记者的方法实现的，而是只有完全撤销依然存在的政府对言论的监督，言论界本身为争取言论自由展开斗争，才能实现的。

“再者，言论自由并不是言论界内部的问题，而是实现国民的迫切愿望民主化的必不可缺的前提条件，因此我们坚决要求‘政府’立刻停止对言论和出版的露骨的干涉、非法的控制和一切形式的压力。同时，我们表示要为恢复和维

护言论自由付出一切努力，并提议所有言论界人士奋起加入这个队伍。

“三、关系到杂志《话》公开报道方针的事件，《韩国日报》记者金周彦正在受审判，其他2名新闻工作者也被拘留和控诉，这等于是对现时代的全体新闻工作者施加的法律制裁。把目前实际存在的报道方针公开于世，这是勇敢的行动，我们认为对它的非法控诉是无效的，同时要求立即释放他们。”

5月29日，《韩国日报》记者150多名也发表题为《我们对现言论实态的见解》的声明，要求修改宪法和言论自由。记者们进行的斗争中略有异彩的是《汉城新闻》编辑部记者5月10日发表的声明。《汉城新闻》是“政府”机关报，报社社长是前文化新闻部长官。

声明全文如下：

“有关汉城新闻发展问题的我们的意见”

“我们汉城新闻社，由于职员相互间的不信任和反目而受折磨，外加采访源泉受限制、读者的冷淡，简直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因为在编辑过程中出现的对原稿和照片的作假弄虚，外国大使馆正式提出抗议；甚至有些记者不堪忍受硬逼着作文章，自动辞职。在业务行政方面，硬压任务，因达不到过重的目标，带着收来的款逃之夭夭的前所未有的现象层出不穷。我们认为，这一切是起因于李振羲社长一向公然施行的独断、专横的作法的。特别是，他对编辑过程

的过度的干涉大大影响着编辑部内部的工作效率和团结，并弄得我们这些汉城新闻社的职员不能具有作为新闻工作者应有的最低限度的公正的见解。

“在李振羲社长上任后的1年两个月的期间里，《汉城新闻》变成了歪曲事实，满足个人追求功名的心理的手段，我们对此感到痛心，并确信：只有他早日退位，一切问题才会得到解决。李振羲社长应该退出职位。

“我们要言明，要求李振羲社长退出去，并不是出于私人成见的，而是出于希望《汉城新闻》和国家健康发展的愿望的。我们敦促那些不把这种实况放在眼里，争先恐后、盲目地向李振羲社长表示忠诚的《汉城新闻》的先辈们要觉醒起来。”

去年，刊登“政府”当局“下达”给言论机关的报道方针的《话》事件的株连者——3名新闻工作者被监禁6个月多，5月27日，他们分别被判了3年徒刑。当时，《韩国日报》记者金周彦在最后供述中，先谈到东亚日报社记者的声明并对他们勇敢的行动表示了感谢。

天主教汉城大教区抢在6月3日审判的第一审之前，把天主教自由言论奖的第一批授奖对象选定了这个《话》事件株连者金泰弘、慎洪范、金周彦3人。

5月31日礼拜日，金寿焕红衣主教在数千名教徒和客人聚集的情况下，举行了圣餐仪式，给那3名记者家属授予了奖牌和奖金。金寿焕红衣主教对那3人赞扬说，“他们为实现韩国社会的人性化和国家的民主化而必需的言论自由，

进行了忘我的斗争”。

这显然是对全斗焕匪帮逮捕他们，并提到法庭去的行为表示的抗议。这次审判从前也曾受到全世界新闻工作者的抗议。6月3日，进行审判时，也曾有外国通讯社记者到场。由于这些抗议的影响，宣布对两人缓期执行，对1人缓期宣判。

伪装朴钟哲拷问致死事件犯人的阴谋

5月18日，在汉城明洞圣堂举行了“追悼5·18光州抗争牺牲者圣餐仪式”，当仪式结束时金胜勋神甫突然揭露说，4个月前朴钟哲拷问致死事件的犯人，除了现在坐牢的两名警官外还有3人。

聚在圣堂里的两千多群众一听这话又惊又怕，简直感到窒息。据说，3名主犯把两名善辩的警官捏造成犯人，一时叫他们退职，后来5月初又叫他们复职了。

那些主犯把两名警官送去替他们坐牢，并同他们约定：继续发给他们工资，等事件定案后，给他们1亿圆钱，还给他们看了存折。有的说，已给了他们家属数千万圆。可是，在这些日子里，正坐牢的赵汉庆警尉的心里起了变化。他觉得从舆论的动向来看，他是难免要受重刑的，另外，原来说要把一切都往好处办的警察，看来对他渐渐冷淡。

此外，1949年暗杀前上海临时政府主席金九的犯人安

斗熙，虽然受李承晚政权的庇护保全了性命，但躲躲藏藏地过了一辈子，这个事实使他和他的家属深感苦恼。特别是，不敢见人的年迈的安斗熙最近被发觉，而且遭到暴行的事件，带给了他很大的震惊。加上，近来政治形势急剧变化，使得天主教徒赵汉庆及其家属心里发生了很大的动摇。赵警尉在妻子来探狱时，或写信时屡次申明他不是下手人。

金胜勋豁出命揭露了这些事实。检察当局可能在发生这个事件的初期就知道这种伪装阴谋。今后，对这样的检察当局进行的调查，人们怎能相信呢？金胜勋神甫和赵警尉的律师说，检察当局如不把这个事件搞得水落石出，那么就要把更严重的问题揭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发生这种事情后，对先被监禁的两个人仍在施加压力。禁止探狱，有时声称本人不愿和任何人会面，把探狱的人撵回去。据说，受调查时，他们把话说得颠三倒四，糊里糊涂。不管怎么说，还是逮捕了主犯。

今天，终于开始公审，那5名被告在法庭上互相力图加罪于人。为了这个问题，在野党民主党要求动用国家政治调查权，但被否决，为此展开了绝食斗争，闹出了一场风波。各家报纸也对这个问题大加报道。

“起初就把拷问致死事件的调查委任给警察当局的理由何在？急急地进行火葬，在犯人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现场调查的居心何在？对开初被指为犯人监禁的两个警官，为补偿他们‘受冤罪’，‘给了他们巨款之说’真的是毫无根据的

吗？”(摘自《东亚日报》5月22日社论)

“应该为人消除疑问的现场调查,反而加深了疑问。先被监禁的赵汉庆警尉和姜镇圭警士言明他们‘不是真犯人’,但是现场调查时却没有听到这样的事。难道他们的话是假的吗?家属说的现场调查结果是不可信的说法是无理的强辩吗?”(摘自《东亚日报》5月26日社论)

民主党独自进行对这个事件的调查。他们提出的中间报告写道,据赵警尉的父亲透露,从赵警尉被捕后,有五六名警察一直蹲在他家拦电话,有时撵走来访的人。他们不顾赵警尉妻子反对,10天后逼他们搬进了公寓。上级警官威胁坐牢的赵警尉说:“要把你家属统统枪毙”。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了民主党、宗教势力和民主势力联合起来的“谴责就故朴钟哲拷问致死事件作弊欺瞒的泛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并决定于6月10日召开国民大会。下面援引他们发表的声明中的一段。

“我们对现‘政权’今后发表的一切调查报告的内容一概不相信。我们敦促国会组成拷问事件特别调查团,行使国家政治调查权,弄清一切令人疑惑的拷问事件的真相。另外,我们提议,大韩律师协会独立进行对这一事件的调查,弄清真相,并敦促有关当局予以协助。”

如果,这些提议得到实现,全斗焕“政权”就会连根动摇。他们除了暴力就再没有别的统治手段了。那么,民众所有的抵抗手段又是什么呢。近来发生了许多绝食斗争。全罗南道木浦市平康教会安东海牧师绝食已有25天的6月4

日，发表了公开书简《向‘总统’和国民献词》。下面援引其一段：

“国民曾热望一个新的政党出现。属于执政党的各位，你们干出了什么事哟。为什么毫无根据地对新的政党做出残暴行为。如果没有新的政党，执政党也要失去在这块土地上存在的意义。说什么国是啊、左倾啊、容共啊的，把莫须有的罪硬扣在人们头上，不干这种勾当不行吗？国民是聪明的，他们有智慧去分辨什么是国是，什么是容共或左倾，因此不会为你们的骗人花招所骗。你们应该明白这一点。提起饱受折磨的民主人士，他们是给这个黑暗的国度带来光亮的良心，是灯火。为什么要把那么多的人监禁起来。当权派对民主人士充满怨恨的呼声置若罔闻是应该的吗？如果说，他们有错误，那就是他们出于爱国衷情，说出了实话，他们只有这一条罪。对金大中的人权的蹂躏也太甚了。对一个人竟有1000多名警察兵力来包围，这到底是什么行为呀。连书信都不能来往。这是干不该万不该的事，是现‘政权’自我暴露的可怜相。警察应该早日撤去包围网，让金大中恢复自由，恢复权利，正正当当地进行活动。”

全罗北道金堤的一个农村教会的牧师姜希南，因为批评了全斗焕匪帮被扣上违反“国家保安法”的罪，监禁在全罗北道全州教导所。他年纪已有67岁，6月3日，他做到了狱中绝食40天。据教会成员发表的文件说，他一直为反对全斗焕掠夺农村，而进行了斗争。他因为做了题为《民主和捏造容共》的讲话，去年11月被监禁。从今年4月下旬开

始了谴责4·13谈话的绝食斗争。在这期间,他说了如下的话:

“做牧师的,迄今只在口头上负了十字架。然而,现在到了要把十字架负在背上的时候。学生和工人等这个土地上的年轻人竟有30多名死去,牧师怎么能1名也没有死去的呢。

“教职者是上帝的守门犬。门犬不吠贼,贼就会闯进门来。

“所以说,履行预言者的使命,对今天的韩国教会来说是势在必行的。衷心希望你成为为民众服务的牧师。”(激励一位就任的牧师——在狱中)

在全州教导所,和姜希南牧师一道进行绝食斗争的5名学生中,有一名打破玻璃窗企图自杀。两名女学生企图服碱自杀,有1名男学生因割断动脉生命垂危。想要做同样的行动的很多学生遭到了看守的暴行。

这类事态波及全国各地的教导所。此外,牧师和民主人士的绝食斗争接连发生。再说,朴钟哲拷问致死后,在继续进行旨在捏造事实的搜查和拷问。

5月17日,在釜山,皇甫永国浑身洒煤油后点火自焚,高呼“打倒独裁”、“争取民主宪法”,倒了下去。他被抬进医院,但在25日咽了气。5月20日,汉城南边的城南市,有一名叫韩凤燮的出租汽车司机为公司方面的非人的待遇而愤慨,浑身洒上香蕉水点火自焚,现正负重伤住院。

4月30日,因工潮问题企图自焚的工人金东根送进了高

丽大学医院，教会方面为解决他的住院费出力。

● 汉城教育大学事件和李韩烈失神

这块土地上，全斗焕的暴力无处不存在。6月4日，两名汉城教育大学学生找到韩国基督教教会协议会人权委员会提出“郑泰秀校长下台”和“撤销审讯室”的要求，开始了绝食斗争。当时他们发表了声明：《谴责暴力教授，开始绝食静坐斗争——我们汉城教大学生是郑泰秀的奴隶吗？》这份声明的开头写道：

“这个国度上的热爱正义与和平的各位市民：我们是汉城教育大学三年级学生，在校内饱受了难以想象的暴力、暴语、殴打和非法监禁的折磨，但无法减轻这一痛苦，只好向各位市民提出呼吁。汉城教育大学校长郑泰秀及其走狗崔星洛（学生处长）、常任委员韩云凤就是暴力的元凶。他们毫无顾忌地干出独善、暴语、殴打等与教育工作者的身份极不相称的行为，把汉城教育大学变成了人权完全被无视的地方。我想，先在这里控诉，最近我们身受的暴力、暴语、殴打等暴行。”

据他的控告，汉城教育大学有学生指导常任委员一职，这是别的大学所没有的。负有这个职责的韩云凤是教练教官出身。他的办公室隔壁设了围上铁栅栏的审讯室。他把参加读书小组的学生在上课途中也会传去关进审讯室，恣

意拷问。有时，把学生叫到生活指导委员会去。在那里，学生处长崔星洛、御用教授和校长逼你坦白。因为不堪忍受而逃出去，就再把你抓回来，乱打乱骂，并威胁说：“有三条路。第一条，转给惩戒委员会；第二条，在退学申请书上盖章；第三条，把一切都坦白出来。”

这就是汉城教育大学2300名学生的处境。对此，校长在学生面前暴戾无度地说：“韩云凤常任委员是依我的权限审问学生的。我的话就是汉城教大的法律。即使2300名学生都反对我，你们的命运终究攥在我的手心里。”

这可以说是，在全斗焕“政权”下，这种疯狂的封建式的专制公然作祟。



奋起投入反“政府”斗争的人民，同乱放催泪弹扑过来的防暴警察展开激烈的斗争。

因此，学生们愤然起来要求郑泰秀校长辞职，撤销审讯室，对迄今在大学内发生的一切事件调查真相。在校内一二三年级的1500名学生从9日起开始了支持进入绝食斗争的同学们的签名运动，还举行大讨论会，进行示威游行。在这过程中，校长和受他庇护的一伙人的胡作非为愈加暴露无遗。

有良心的教授发表声明，支持学生的斗争。声明指出：“对郑泰秀的与教育工作者的身分不相称的行径一直保持沉默的御用教授应该深刻地反省自己”、“郑泰秀……要立即取消监视学生和教授的活动的秘密学生情报员制度”、“要立即停止对教授会下指示、施加高压、威胁，或借容共之名压制教授的活动等诸如此类的不符合教育宗旨的措施”。

各家报纸对这一事件揭露说：“以教育有问题的学生为借口，生活指导委员会在上课途中传出学生‘施加暴行，进行审讯’。”御用校长曾对此狡辩说，那不是暴行，而是教育的“手段”，因为是培养师资的大学，那样做也是在所难免的事。但是，事件发生后过了10多天，他不得不表示要辞退。6月16日，文教部给汉城教育大学下了停学令。

政治竟是如此绝对的吗？政治一经暴力化，社会的所有领域也都跟着暴力化。在全国的市街上乱放烈性催泪弹的结果，树木枯萎，发生皮肤病，居民感到好象在整天患感冒。全斗焕党徒的暴力简直是要把这个社会、这个国度的人们和自然统统嚼烂吞掉。所以，说目前的局面，正是

全体国民应该奋起投入斗争的紧迫的时刻，也不算言过其实。

在这种情况下，6月9日下午，延世大学经营学科二年级学生李韩烈参加示威游行时，被催泪弹击中失神，被抬进世弗兰斯医院了。因为乱放催泪弹，示威群众后退时，他的后脑勺挨了催泪弹。据说，最先发现他并抱起来的是两位正采访的外国通讯记者。10日下午，世弗兰斯医院宣称：“因为脑髓里渗进了很多小米粒大的异物，不能动手术”。据说李韩烈现在还带着氧气呼吸器，处于濒死状态。如果他死去，学生的抵抗将更加猛烈。现在使用的催泪弹毒性很强，烟气吹进眼里，会感到象眼珠被刺一样的疼痛。就是用水洗也不易消除毒性。因为乱射这种催泪弹，到了半夜就要用水冲洗汉城街道。那么，冲洗的水流进去的河川又会怎样呢？由于有恶毒的人，自然也要受害的吗？由于这次事件，要求铲除催泪弹的呼声将越发强烈。据说，可能要强行提前放暑假。

应该说，到了这样乱射催泪弹的地步，是因为武装警察镇压示威游行的作战也到了临界点。全斗焕匪帮甚至把征兵征来的军人也编入军事警察。那些穿土黄色制服的年轻人总是站在镇压示威作战的前列。在那后面是穿着草绿色制服的练就一身跆拳道武装警察，再后面就是发射催泪弹的部队。因为站在第一线的军事警察不堪一击，所以第二线的武装警察也就危险，在那背后的部队就乱放催泪弹。

全斗焕匪帮的权力与其说是依靠机动警察的力量维持

的，倒不如说是靠催泪弹来维持的。如果用它也不能支撑，是不是就要出动坦克和直升飞机来发射催泪弹呢？事态好象在朝那个方向剧变。看来，民众的怨恨会爆发，而且以不可遏制之势扩散不止。

争取民主宪法国民运动本部成立

汉城报社社长由于职员的顽强的抵抗，终于被撵掉。或许可以说，在全斗焕集团的暴力统治下，也还存在着一线民主化的曙光吧。由于朴钟哲拷问致死事件，5月26日，终于出现撤换国务总理、副总理、内务、财务、法务部长官和安全企划部长的所谓“问责改组内阁”的局面。但是，国民当中没有一个人认为，这种做法可以收拾局面。

新上台的国务总理李汉基是从朴正熙时代就屈从于权力的人物。他在25日午前两点半接到全斗焕的电话。他接过电话后，心里发慌，就去找知友讨论。当时，他说在这政治局势动荡的时候还是不去赴任为好。于是，知友们笑道：“在你还没回到家时就会公开发表的。”“改组内阁”的事就是这么搞成的。

全斗焕有些打错了算盘。撤掉张世东的安全企划部长之职，撤掉卢信永的国务总理之职，这对全斗焕来说是一件痛心的事。他可能为把卢泰愚指名为下届总统候选人而感到不自在的。他可能在梦想：虽然由于遭到国民的抗议

而把他们撤去，但卢泰愚没有能力闯过难局，因此，必有他们一伙再次上台的机会到来。所以，人们说他的心绪非常复杂，他巴望的不是卢泰愚把局面收拾好，而是他遭到失败。

这显然是行将灭亡的家伙的心愿，然而他们各自抱着荒诞的梦想，坐在一只船上随波逐流。可是，在同他们进行斗争的势力中，新的思想和理念在萌发，成立了组织，订出了正确的战略和策略，不仅有出于伦理的决心，还有了自信，这可以说是革命的时机在成熟。

6月10日，是抵抗势力明确地表示了他们的那种姿态的日子。不知为什么，全斗焕匪帮选在这天决定和发表了卢泰愚为“总统候选人”。为他们献计谋策的算命先生这次又错占了卦吗？那位算命先生对占卜可能很通，可是对这个国度的历史却是一窍不通的。

6月10日是给朝鲜王朝的最后的国王纯宗举行了葬礼的日子，又是发生了有名的六·十岁运动的日子。

全斗焕一伙难道不知道61年前的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事吗？不然，他们是没有考虑那些事的余地的吗？两者都是可能的。对他们韩国军来说，他们忠实于美国的安保胜过对民族历史的重视，而且是一群千方百计地要在美国的庇护下作威作福，继续掌权的党徒。或许他们是不是把自己放在和日本统治者同样的位置上，认为6月10日是全民族的反抗被挫折的日子的呢？当然，报纸对这些事是只字不提的。但是，年轻人当中和抵抗势力中间却在议论这些事，

不知全斗焕匪帮了解这些事实没有。

不管怎么说，历史上将记载这个对全斗焕匪帮和民正党总统候选人卢泰愚来说非常不幸的日子。那是决定他们的悲运临头的日子。在所有阶层中都发出了要求民主化的呼声。医生们，连牙医和东医都集体地发表了要求民主化的声明。

这种力量汇集起来，于5月27日上午8点30分，在汉城香邻教会，由新旧基督教、佛教、民主统一民众运动联合、政界、言论界、教育界、妇女组织、农民、工人、贫民代表2196人发起，成立了争取民主宪法国民运动本部。这是金大中和金泳三、民主党、在野民主势力联合起来的组织。这天在发起人大会上发表了如下的4个文件：《发起成立争取民主宪法国民运动本部》、《告国民书》、《争取民主宪法，建立民主政府——争取民主宪法国民运动本部成立宣言》、《决议书》。

“4月21日，天主教光州大教区的神甫们开始了反对4·13措施的绝食祷告，而且这样的绝食祷告波及全国，有14个教区一齐开展斗争。

“新教方面，有的以教区为单位，有的联合起来，以发表声明、静坐、集会等多种形式表示反对，已有几千名牧师参加撤销独裁宪法运动。另外，全国牧师正义和平实践委员会代表以削发表示坚决的意志。佛教界也有700多名僧侣在反对4·13措施的声明上签名。光州圆觉寺僧侣对正在进行佛事的佛堂乱射催泪弹的警察暴行提出抗议，到处都

有僧侣展开绝食静坐斗争。

“全国各地的教授、文学家和美术、戏剧、电影等艺术界人士、言论出版工作者、律师都发出了良心的呼声。几乎所有的国民都在要求撤销4·13措施，实现真正的民主化。对于民主化的向往已成为这个土地上的任何人都不可阻挡的滔滔的历史洪流。”（摘自《发起书》）

“诸位国民：

“这个国度的主人是谁？是那个腐败透顶的独裁政权吗？是那个腐败的垄断财阀吗？是那些拿拷问致死事件作弊的暴力警察吗？不是的！他们决不能成为这个国度的主人！正因为他们不是主人，既没有民族自尊心也没有对民主国家的向往，更没有实现民族统一的想法。所以根本不可能靠他们来实现这些东西。他们只是使国家的主人全体国民陷入充满眼泪和叹息的自暴自弃的境地，而后来统治国民。他们也在侈谈民主化、国民的生存，那不过是装饰门面的做法。如果，国民恢复作为主人的权利，那么，他们是再也不能作为独裁势力存在下去的。所以，他们在拼命反对这个国家的民主化。我们国民就是要反对他们的存在。只要军部独裁‘政权’存在，这块土地上就不能没有叹息、痛苦和眼泪。”

“诸位国民：

“现在正是需要我们奋然起来，团结一切力量进行斗争的时刻。要打倒那个不该出现的军部独裁‘政权’，建立民主政府。让我们享受我们的基本权利：人身自由、言论自由、

发表意见的自由、集会结社的自由、思想自由。让我们建设一个能保障生存的权利的社会，健健康康地、高高兴兴地工作，供儿女读书，尽情享受文化福利。那些被监禁的民主人士奔出牢房，男女老幼在大街上、工厂里、田野上高兴地拥抱着流下热泪，可着嗓子喊民主万岁、民族统一万岁，共同享受这莫大喜悦的光明的新世道就要来临了。只要进行斗争，胜利是属于我们的。让我们奋起斗争！争取胜利！把光辉的未来留给我们的子孙。”（摘自《告国民书》）

“一，4·13拥护独裁宪法宣言是否定民主韩国的真正的建国精神和国民的绝对的时代要求——民主化的。我们宣布它在道德上和法律上都是无效的，同时，全面支持旨在反对独裁宪法、争取民主宪法的各界人士的主张，并为付之于实现，组织和开展全国民的行动。

“二，为了按民主的要求修改残酷地压制国民的基本权利的现行宪法、由维新独裁国会和不能代表国民的独裁机构制定的关于集会及示威的法律、刑法、‘国家保安法’的有害条款和劳动法等一切坏的法律，促进泛国民运动。”（摘自决议案。决议案此外还提出六个条款：查清历史犯罪案的真相；释放政治犯；停止发射毒气弹和暴力行为；谴责官营广播和特定报纸及其言论工作者；要求公务员和军人以自觉的行动恢复名誉等，并决定为把这六个条款付诸实现，开展国民运动。）

6月10日，一方面，全斗焕一伙在汉城南边的蚕室室内体育馆召开民正党全党大会，把卢泰愚定为“总统候选人”，

另一方面，由民主势力决定在全国范围召开谴责为掩盖故朴钟哲拷问致死事件作弊和要求废除独裁宪法的国民大会。有许多律师积极参加争取民主宪法国民运动本部。文学界和美术界的11个团体成员831名也加入了这个运动。国民运动本部争取民主宪法文化人共同委员会，于6月8日发表了题为《民主、解放和统一，要用我们的笔、我们的躯体来争取》（金芝河也参加在里面）的声明。下面援引声明中的一段：

“文化和艺术是总括地反映人间生活的，创造它的主体——文化艺术工作者是具有特殊的技能和才能的专家，同时又是追求自由、真理和平等的共同体的一员。因此，我们要在文化和艺术领域担起民族社会的分工，在民族的主体——民众受压迫和剥削的时候，我们应当自愿成为民众的一员去打倒压迫者和剥削者。

“在争取民主言论、民众艺术、民主教育和出版运动的实践中，我们要团结成一体前进，去建设这样的社会：同胞不憎恨同胞，不掠夺同族，没有别的民族来分裂我国，没有野蛮的少数军人凌驾于大多数民众的头上，公正地分配劳动的人们流下的汗和苦劳所得的果实，过上幸福的生活。

“让我们文化言论界人士把力量联合起来，坚决粉碎军事独裁‘政权’的长期掌权阴谋活动，争取民主宪法！用文化艺术的笔争取民主化、解放和统一！不只用笔，要用我们的整个躯体高高举起民主、自主和统一的旗帜！”

眼前出现了不胜枚举的新事物。新旧基督教何曾象现

在这样团结成一体呢？天主教何曾象现在这样热中于民族任务呢？给20坪宽的佛堂发射了50发催泪弹，佛教何曾为这类事象现在这样奋起斗争？宗教界何曾联合成一体，而且与民主党等政治势力形成联合战线呢？在民众遭受痛苦和死亡的时候，叫嚷为艺术而艺术是不道德的、非人的，也是反艺术的，文学家、艺术工作者何曾发表过这样立场鲜明的宣言呢？

展现了新的历史，出现了许多新事物。民众的怨恨积蓄已久。把所有这些都明确的思想清晰地表现出来的知识分子的活动也很活跃。历经长久的岁月的挫折和失败，实现渴望已久的知识分子和民众的联合将要推翻暴力政权。那么，它将是韩国历史的光辉的一页，又是一个开辟新时代的事件。

民众积蓄已久的怨恨也许得以消除。

6月10日的较量

6月10日，民正党让歌手和小丑上场，又歌，又舞，铺开一场热闹场面，宣布卢泰愚为“总统候选人”。正值掩盖拷问致死事件作弊一事被揭露，引起全体国民的愤慨，因此，民主党金泳三总裁出面非难说：“那是好象在丧家跳舞一样的事。”

民主化势力方面，首先决定在上午10点钟民主党和民

主化促进会召开“谴责永久掌权阴谋活动”大会。另外，在主要城市的教会预定在下午6点钟，召开“谴责掩盖拷问致死事件作弊及废除独裁宪法国民大会”。

于是，只在汉城就有55000名以上的武装警察出动，乱放催泪弹。到处发生冲突。进入夜晚，简直成了无法天地，派出所等警察机关起了火灾。据警察当局发表，768名负伤，3831人被捕。全国有20多万人参加示威游行。在汉城市乙支路入口附近，7000名示威群众把200名机动警察队包围起来，缴了他们的械，后来把武器还给了他们。无数市民加入示威行列，和学生们一起行动，周围又有很多市民朝他们鼓掌。

下午6点钟，汽车司机们一齐鸣笛表示抗议。市民从9点钟闭灯10分钟以表示抗议。有1000名以上的市民和学生，在明洞天主教圣堂开始无期静坐斗争，市民冲破警察的包围网，带来了足够的干面等干粮。

为了鼓励他们的斗争，转交给他们的捐款竟有数千万圆。13日早晨，民主党的杨淳植副总裁和朴炯圭牧师等13人作为这次国民大会的主谋者被捕。杨副总裁是金大中的东桥洞系统的领导人。所以，有关全斗焕匪帮会再次给金大中扣上煽动暴动、颠覆“政府”之类罪名的风闻很快传扬开了。

在明洞圣堂进行了静坐斗争的市民和学生，在6月15日上午，平安无事地回到了家。警察和他们说定不施加暴行，并撤了他们的包围。然而，在全国，示威斗争在继续下去，

空气显得很不安。全斗焕匪帮着实吃了一顿，现在还有些余惊未消的样子。

在马山和光州也各有1万人参加示威游行。在釜山，国际足球赛竟中断了30分钟。原来是向游行队伍发射的催泪弹的毒气吹到赛球场，致使足球选手身子失去重心摇晃起来，这种情景一时投射在电视屏幕上。可能电视台也慌得不知所措了。这么一来，内外的人们不能不表示疑惑：明年的奥运会能在汉城举行吗？

据说，釜山约有10万名市民和学生奔向街头。对此，各家报纸都作了较详细的报道，但不便在这里一一介绍。地铁和公共汽车也都瘫痪了。市民在公共汽车里对示威群众鼓掌表示声援。于是，催泪弹飞进了公共汽车，闹出了大骚动。

可能是那些慌慌张张地逃跑的机动警察队因为心慌乱放催泪弹的。

6月15日晚上，有1万多名神甫、修女、教徒和市民做过“争取民主化的司祭团弥撒”后，手持蜡烛，在明洞举行了示威游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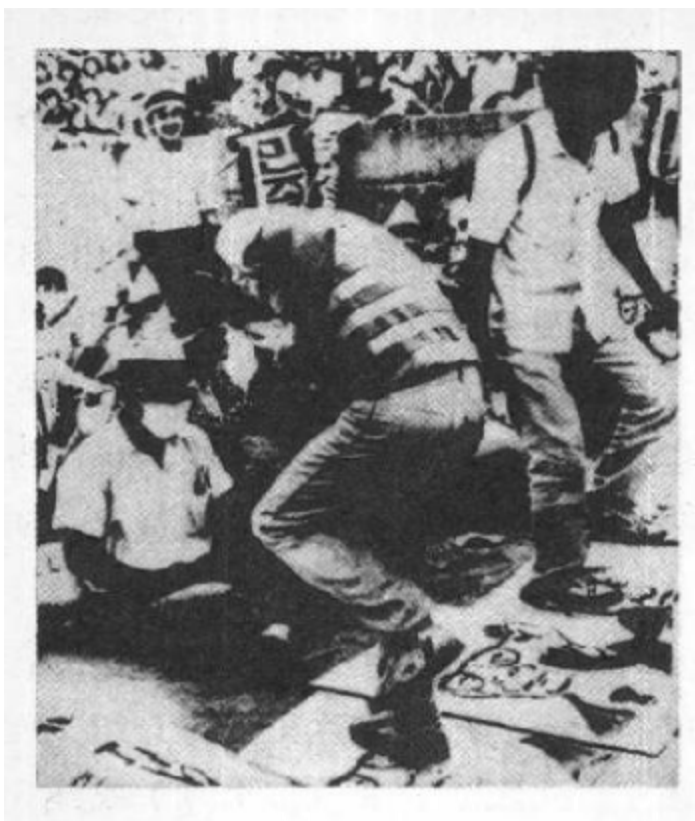
6月10日的示威游行是在国民运动本部的领导下，全面地以非暴力的气氛进行。但他们有力地喊了如下的口号：

我们不会再受骗，假“政权”滚下台去！

争取民主宪法，建立民主政府！

朴钟哲永远活在斗争的国民中间！

要撤销背叛与国民的协议的护宪主张！



青年学生们要求建立民主政府，踩毁全斗焕、卢泰愚的画像。

6月10日发表了大会宣言《以全体国民的名义宣布背叛与国民的协议的4·13护宪措施无效》。这个宣言的开头写道：

“今天，我们在全世界注目的环境中，为了推翻延续40年的独裁统治，建设一个充满希望的民主国家，要同全体国民一道大步前进。现‘政权’用野蛮的拷问弄死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可靠的年轻人，还不以此为足，想欺骗国民。为了让他们看看国民的愤怒是什么样的，让他们撤销单方面地取消国民所盼的修宪的4·13谰言，我们开始争取民主的长征。”

教会敲钟42响，意思是为了结束从1945年延续42年的独裁统治，开始争取民主的长征。金泳三在会见记者时说，他同国民一道坚决不承认民正党的“体育馆总统选举”。他

还强调要实现民主化来进行“选举革命”。争取民主宪法国民运动本部言明：“即使卢泰愚当选为‘总统’，那是和大多数国民毫无关系的，不过是选了一个政党的代表，而且只能给个人和国家都带来不幸。”6月11日，金大中发表了内容如下的评论：

“昨天，全‘政权’投入了与国民的不妥协的斗争。这表现为与国民的心愿背道而驰的‘总统候选人’选举和对和平市民集会的攻击。

“他们走进死胡同，要么用暴力残暴地蹂躏国民的民主意志，要么屈服于国民的力量，放弃可耻的野心。

“另一方面，我们国民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保持了最勇敢、最老练的态度，充分显示了民主国民的智慧和力量。

“我们的国民将以非暴力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实现民主化的日子为日不远这样的事实，已是无可否认的。

“我表示决心，要同国民一道继续进行坚决的和平斗争，直到现‘政权’抛弃无限制的一党独裁的野心，服从国民的民主意愿的那天。”

金大中对现状的这种理解是很正确的。全斗焕一伙将选择哪条道路呢？他们只能走向自取灭亡的道路，他们没有明智和良心去选择别的道路。在今天这份报告的最后，介绍一个与民主运动关系很深的朋友的评论：

“这次上任的李汉基总理以年届70为理由表示不同意，但还是被任命了。这次改组内阁时，没有一个人支持卢泰愚。张世东中央情报部长递辞呈时，他的部下也要辞去职

务。但全斗焕出面挽留了他们，叫他们慎重处事。至于卢泰愚的命运还不好下断言。全斗焕可能想说，卢泰愚是不胜任的，还是叫张世东出马才行。他们会大叫大嚷有来自北方的活动，并借此逮捕金大中也是可能的。全斗焕想在让出‘总统’宝座后，背后掌握权力，在举行奥运会时露一下头面。他在想，那些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六、十七届毕业生认为，全斗焕、卢泰愚等第十一届毕业生该下台了，现在该轮到他们出头了，并抱着这种想法支持反对势力的。针对这种动向，国民的抵抗必然要越发高涨。今后的斗争将跳出一个政党的圈子，成为全国性的。这次全体国民参加斗争，年轻人从中得到力量，更加有了自信，士气冲天。全斗焕一伙将用什么计策和暴力来对付这一局面呢？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美国的态度。

“值得注目的是，在这一个月期间，美国驻韩使馆的政治人员都给换班了。5月初美国驻韩大使被调回本国去，国防部的韩国科长等也换了人。这应该看作是，美国承认他们对韩工作的失败。国民的抵抗今天还在持续。全斗焕一伙会制造一个缓冲期，玩弄骗人手法。但国民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会坚决地进行斗争。全斗焕党徒是根本无法对付的。到了秋天，会有100万示威群众走向汉城的大街小巷，要求全斗焕滚下台。到那时，警察变得无能为力，美国就会指示出动军队，那么将怎样调动这些军队呢，是不是会从菲律宾事态中吸取教训，这是无人知道的。釜山的国际体育比赛也给停止了。民主势力将不允许在全斗焕一伙的

野蛮统治下进行奥运会。那是因为他们比奥运会，更重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这是革命前夕。革命将胜利结束呢，还是成为未完成的革命呢？即使是后者，那也是为在不远的将来取得完全胜利而必经之路程。我们民族在困难面前从不屈服。不知到什么时候，这个民族的历史才会没有这类革命，而沿着正常的发展道路前进。

